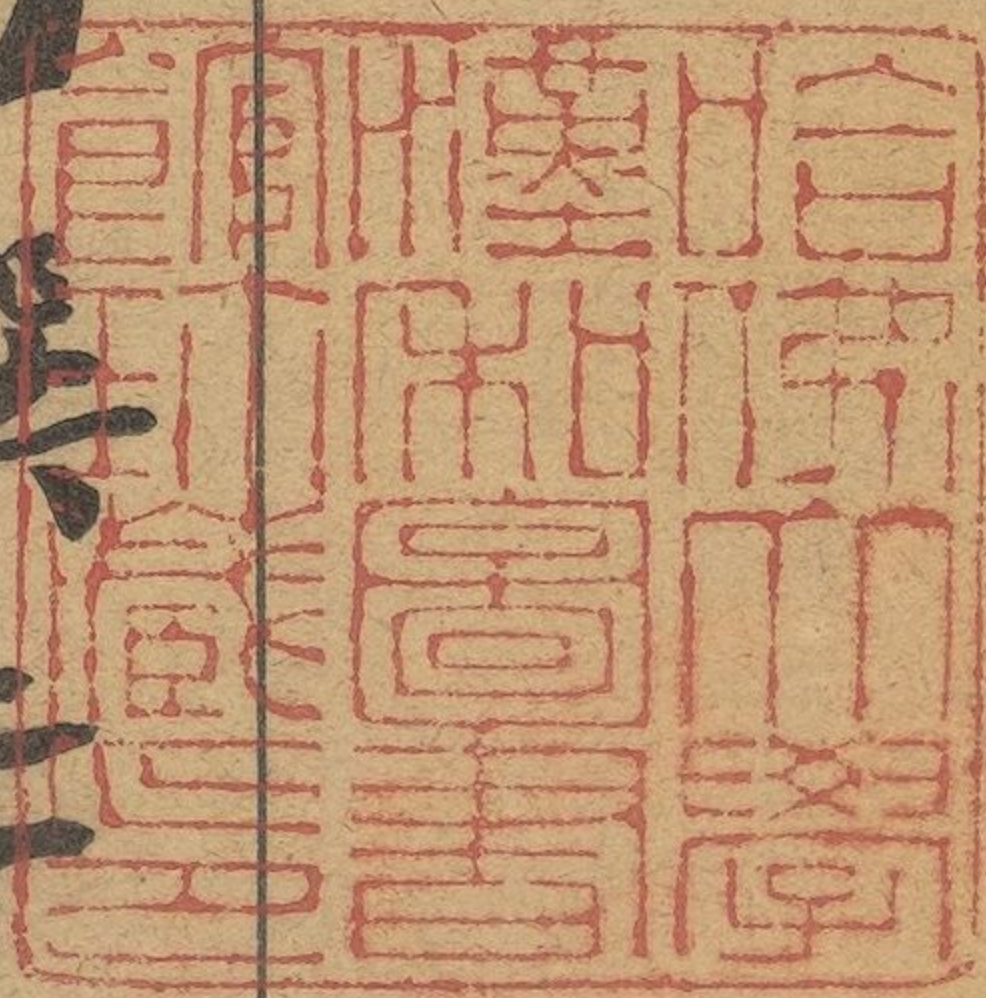


9100.6594

29

國粹叢書第二集

乘天察  
自撰年譜  
年譜別記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4 1937

國學保存會印行

2

葉天寥先生像



序

孔北海云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人生一世真如駉驄馳

隙也然大抵安樂之時少憂患之時多豈惟忠臣孝子剖心泣血卽保身明  
哲其於平夷境會遇之能幾余視少年時猶昨耳殷憂多故曾亦屢更及今  
老大徒悲黯然神往悠悠忽忽竟不知何以至此十歲以前勿論矣自十一  
歲先大失捐背迄今四十年來其間晦明風雨悲忻得喪所可爲色舞者幾  
何流涕太息者又幾何歷歷在我目前而追之已杳不可得盡歸於夕陽流  
水也久矣故爲子則藐而哭父晚而哭母爲父則哭將嫁之女將婚之子爲  
夫則哭婦爲諸生則藍縷其衿二十餘載爲臣則灰堤沙岸攻金削築離夫  
妻子母而若不敢保其生爲農則五柳儲餅之粟日以匱先人一二不腆之  
遺半爲富人屬券上之不能高議雲臺之上分

聖主宵旰之憂下之不能翰香墨蠹昭垂來禳僅僅張季鷹蓴菜鱸魚向瓷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藏

疊間消遣愁日而二三年來日以眼淚洗面西河共北堂交痛掌珠與眉案  
 偕傷撫今憑昔低徊問影有一善狀可容自慰者耶至於雞鳴如晦羊腸空  
 歎一劍銜恩孤琴絕鼓黃公酒壚之醉步兵窮途之哭豈無窶貧之怨或多  
 兒女之情簡點生平悔尤寔甚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况吾  
 儕歟爰昉己丑弧辰迄茲丁丑稍爲詮綴竊附于知非之義焉李羣玉詩往  
 事隔年如過夢舊游回首漫追思日久情湮凝眸而恍惚者亦什之二三而  
 已矣庶幾感慨繫之亦聊以記吾過也

崇禎戊寅夏五之望天寥道人葉紹袁撰

自撰年譜

吳江葉紹袁仲韶氏纂

順德鄧實校錄



余自孀憂多痲情緒迷離岑晝長虛幽更難曙神傷孤月思愴繁花瑤  
 草徒芳江籬空綠風蕭結黯雲漫生愁往事閒追每掩蕙茹之涕餘光  
 堪惜聊希竹紀之書其間愉戚悲歡晦明往復歲渺渺而云徂撫懷慷  
 慨境悠悠以成夢留想徘徊回首昔非敢圖今是悵披文之恍在久忝  
 爾于所生假我何如修身以俟云爾

神宗顯皇帝萬曆十七年己丑十一月建丙子二十四日戊辰生十四年丙  
 戌先大夫登南宮授浙江山陰縣知縣錦旋歸省俄遭先王父艱至是服  
 除赴補思得三輔內地暫棲鳧舄故脂車遄邁時卽挈室偕行也路抵臨  
 清河冰已泮太宜人誕彌已迫不能任載驅之勞從夙駕之役矣風塵紛  
 薄假館居焉先大夫筮日戒塗孤旌獨往羈人旅舍曉起治裝適余以寅

時生洗兒甫畢馬首遂燕太宜人云先大夫蓋喜動顏色忘乎蒼茫之感離索之懷矣

齊魯之俗兒生三日必艾灸其臍則終身無寒疾之患故亦效爲之不意火氣攻中通身如水晶太宜人日抱以泣幸善醫者療之得無恙薛文清公初生時亦如此內明外映腑臟皆見人謂之水晶孩兒余何敢上比昔賢然文清公父則玉田學博也文清生於黌舍中余則生二月而後至彼耳

十八年庚寅二歲先大夫於十二月己補薊州玉田縣知縣古藍田陽雍伯種玉處也低徊霸烈則昭王之墓在焉盱眙仙蹤則無終之竈存焉先是袁司馬公卜居湖渚煙波相望文壇酒社日夕共之及丙戌通藉同出楊貞復太史名起元門下就令寶坻又與玉邑繡錯也先大夫故有四子俱殤至是太宜人語曰吳中風俗恐子不育者寄于他姓恒能長大我懷此想

久矣今三千里外舉目爲誰乃有知己良朋關山咫尺豈非天假機緣弗可失也會司馬公亦屢有異兆載徵于夢故遂決計爲螺贏之負焉時余生四月也在寶邑因名曰寶生

十九年辛卯三歲在寶坻

二十年壬辰四歲司馬公晉職方主事尋以遼東贊畫赴援朝鮮余在襁褓隨其內宅南歸

二十一年癸巳五歲司馬公出塞與大將軍李如松不協喉言官李汝華論奏奪官左都御史溫公一齋名純考功郎中趙忠毅公儕鶴名南星疏救不報

司馬公既賦歸來移居新築地名趙田去余家十五里

二十二年甲午六歲在趙田六月就外塾

二十三年乙未七歲

二十四年丙申八歲嬰疾幾危猶憶日下春矣此身如在茫茫銀海中蒼煙

白霧躡空而行忽有瀑布飛湍碎激我身甚冷乃驚寤則一老衲坐牀頭誦大悲咒以楊枝水灑我頭上也燈火熒熒諸人對泣已漏下二鼓矣

二十五年丁酉九歲日食之辨雖謝子琰天悟之慧妄希平叔時黃宮詹蔡

陽名洪馮祭酒具區名夢董宗伯立宰名其凡過司馬公家無不歎愛者

幾有追步惠連之賞余時雖小今猶能憶之然名賢鴻鑒如許負之深矣可勝自愧

二十六年戊戌十歲先是顧忠文公涇陽名憲首銓曹先大夫鄉試同門至

厚雅也秩滿擬以先大夫代之先大夫堅辭故僅晉司空署中是年以虞

衡員外郎為丹陽姜宗伯名寶蒞視襄事棠暄冀北徒留崔沔虞曹花粲江

南僅發張衡隴樹於役既竣暫返里門為余求燕婉之匹得沈宛君委禽

焉憲副懋所公女也公諱庚寅二月十六日生年九歲矣蔡女知苙由來

比慧甄妃弄筆正值齊年十一月余歸家先大夫命以今名不忘德也

二十七年己亥十一歲先大夫陞貴州提學僉事天遙羅甸地絕牂牁龍標

之悲涼而偃薄青蓮之慷慨而迴翔也祖母唵齒夕影徘徊縈念於是解

組謝時築堤湖上堤植垂柳穠桃海棠芙蓉俱各數十本蓮葉瀲灩滿湖

渚間春波載酒夜月流觴坐看紅蕖飛綠草而成茵閒聽黃鶯喚白鷗以

點水終焉之志於斯足矣亡何天降鞠凶遘逢虐厲自夏徂秋河魚疾作

芎藭虛御濕之用菖蒲竭蔭年之術八月十二日奄然捐背余自歸家未

盈一載遽遭此慘尙忍言哉先大夫止四十二耳郭有道人倫之鑒遂盡

此年仲長統樂志之風僅多一算泣寡嫠於霜幃號藐煢於雪幙易簣之

後貧無為殮秋粒將登不能待刈賣田供費而已

二十八年庚子十二歲緹瑄之後始肆操觚歲行暮矣僅成數作有又反之

一文云以宗子而迴車廷寢曰得返舊宮以冢君而鎮撫海服曰得還舊

物以中外而快觀新主曰得瞻舊德以臣民而共承新命曰得事舊君初

學有此見者異之以爲必當早成而偃蹇不偶至三十餘歲始獲解褐故知名之遲速不論也

二十九年辛丑十三歲自先大夫亡後淒涼萬狀太宜人對秋風而掩泣觀明月以摧神寡婦孤兒杜門苦守幸矣強宗悍族橫加刀俎疇昔微潤微澤霑畢餘瀝青松示心白水旌信者靡不操戈樹難戎首興仇豈止總帳猶懸而客去墳草未宿而賓絕哉婦翁沈懋所又以苜蓿片席遠在中都惟司馬公敦故人之誼恤孤子之哀我族人無賴之尤卽曲詆而毒噬之當年郎署已老馮唐舊日將軍誰知李廣生死交情徒隕翟公淚耳時令吾邑者爲西川劉勿所先生非藉仁人力垂惠庇家門殄瘁有今日歎惜平哲人云萎金玉已遐未賦謝朓之酬僅一附韋泓之哭也

太僕卿二子潛登進士泌西川解元女文玉以詩文著名蜀中

先生名時俊由吾邑歷官

三十年壬寅十四歲孤癯之家未諳禮制不知二十七月也迄是秋八月十

二日三週足矣始爲告除靈幃更去縞素三載几筵依依朝夕忽焉座虛位撤幙捲牀空恍惚之間音容益邈母子相抱悲不自勝是夜淡月流天花影橫地冷露無聲西風初響僧歸人散一燈熒然淒涼景况今猶如在也

三十一年癸卯十五歲芘支之佩初試於邑邑侯劉勿所先生學博蔣笠澤先生名弘憲宜興人召面試焉試題古之人古之人文成共相擊節中郎之歎元瑜步兵之賞濬冲矣惜藁已失去兩先生月旦徒付子虛耳六月采芣於泮方朔之年未能學劍舒祺之歲僅補黑衣是年識管東溟先生闕黨之訓受教多矣

三十二年甲辰十六歲讀書司馬公家識于中甫先生先生名高天下登龍御者羨李司隸之威儀歎鴻冥者想謝太傅之風采獨余以初卄之童先生品以公望之目嗚呼德輝邈矣典型不再碑餘北海之門淚洒西州之



路是時余亦自謂流鶯初羽即轉芳林乳燕能飛早開金箔而乃沉淪玄草寥落青衿陶宏景云我年三十六方奉朝請昔人感懷遲暮之年是余聞喜曲江之日挂頰卑名低眉冷署不甚愧高賢朗鑒先哲隆藻歟撫今追昔可勝慨然是秋七月迄於九月一病甚危幾於不起雖同趙岐之困終幸摯虞之瘳

三十三年乙巳十七歲夏間祖母疾亟遂於六月二十七日賦迨冰之什內人窈窕方茂玉質始盛令姿淑德初來王湛之家覽鏡操琴遂似秦嘉之婦太宜人數載愁懷斯焉開色矣是年仍讀書司馬公家以宴爾暫歸九月祖母吳太孺人卒

三十四年丙午十八歲同袁若思金浮弋名元嘉丁未進士讀書家廬七月袁司馬公卒天墜德星人歸間氣經頽洙泗學罷扶風若思既歸讀禮余亦不復為秣陵之游矣是年識高忠憲公

三十五年丁未十九歲與陳賁聞名山毓戊午浙江解元發交名龍正崇禎甲戌進士閉帷若思

家中丁縝所年伯過趙田殊蒙賞識余有一好友素密然異貧數椽已賣與人父母婦子即時露處矣迫甚謀於親友安能如所望余曰若所需將幾何曰非四十金不可一時何所措辦乎余不敢請之太宜人止以語內人沈宛君內人曰好友而不周其急非誼也婦翁苜蓿冷淡無一嫁奩僅僅隨常釵釧縞綦衣服內人即立脫之鬻四十金與余遂與買屋一家獲有幹止之樂此丁未正月也內人時年十八即能好義如此今亡矣誰與余為善乎何能不泣下霑衿也

三十六年戊申二十歲同張九服名味天啓丁卯舉人修業家中季若時年十五從焉是年大水自二月雨迄於五月至十八日一望無際欻然巨浸矣幾類瓠子之決有同晉陽之炊余家僅浮岸而止諸族人家則水入階除間飲食臥起必在層几纍牀之上真有下者為巢之景焉然民不生心人無亂志

蓋儲畜殷而征賦緩也一二先疇迄無半粒先太宜人念族中咨暑雨而  
歎無食雖家罕餘粟量人周給猶可且暮自一石至五斗止令各得一飽  
焉故年來郵族有例自吾母始也今余雖宦海浮沉十有餘載北門交謫  
屢憂日深其不能自振也久矣而能振人乎先太宜人方幸調族爲惠而  
先妣母查夫人時亦嫠居平湖馮家巨室也念余家陽侯之虐必以乏米爲憂載  
五十石餽之太宜人弗受也返之復來太宜人必堅却之慈闈清德固不  
減陶士行之母而妣母親天行異診卽憫念百里外之孤甥人情豈易及  
耶追思可以泣下與先太宜人寔女中兩丈夫矣

三十七年己酉二十一歲仍偕九服共事秋風之翻復鍛不飛歸哭嗣母袁  
太夫人雖離裏屬毛有殊垢副而劬勞之德寧異罔極哉若思以己意撥  
田一百畝授余余曰庇撫育恩深矣異姓而敢受田乎若思曰非也君家  
太夫人平昔贈遺寔有數百金之惠在余曰雖然正以作謝耳非遺之爲

買田資者也畢竟返之

三十八年庚戌二十二歲九服謝去獨閉荒荆蕭館寥寂六月長女紈紈生

字昭齊

初生之女寶於夜光卽許字若思第三子咸謂世執契雅復締潘楊

爲一時美譚詎知天壤之恨自斯隕玉也

三十九年辛亥二十三歲回若思擔笈陳賁聞發交之別墅在汾湖南四五  
里環墅皆水也森岸低天澄波漾月左控菱芡之陂右接蓮蕖之渚草堂  
竹塢好友論文固一樂耳會有試事秋初各散歸與季若共肄松關卽今  
秦齋也時當重九之夕斜月半西涼風入戶征鴻微唳四無人聲余與季  
若篝燈對卷夜景初闌太宜人命小婢持一壺酒數杵菜果佐我兩人倦  
色舉時義之汰餘者焚地爲鑪烘酒快飲同牀而睡夢境恬夷自秋徂冬  
講論不輟則壺觴丙夜亦率以爲常時季若未婚也曩時相聚景情回首  
如昨松濤欲響拂拂親人忽已二十七年矣十二月試於崑山歲聿云暮

雨雪其霏提學御史楚中熊芝岡先生諱廷弼軫念嚴寒列設火爐數十具于士之坐次當時口碑歡誦如天比崇即此是大經世才也嗚呼能無江州浮鳩之歎哉

四十年壬子二十四歲正月二日即往崑山候發案名在二等六月入南都季若往句曲就遺才試亦至都下共居河房季若夢至一公廨意似棘院也榜云鄂鞞堂即以語余當必兩人偕登之兆迨又更一紀甲子始驗奇矣熊公董飭諸士毋得歸家虛笙簧盛事遂得徧遊鳳凰臺石頭城燕子磯今亦不能盡憶矣是年詞林徵俞旨甚晚八月二十後始得竣役重陽之又二日闈鎖啓焉夜與陳發交德榮名國華乙卯舉人德立名重華崇禎戊辰進士相佇埃之金泥帖滿徒傳香散新蟾玉筍班高仍作社歸舊燕四人相對歔歔泣別而已

四十一年癸丑二十五歲四月次女小紉生字蕙綱

四十二年甲寅二十六歲邑侯魏華山先生名士前楚人初得余文以為國士無

雙而薦剡旁午獨余閒然遂置第十八雲間司理吳茲勉先生名之甲江右人觀

風初亦卿子冠軍矣卒為大力者負之列在第五然固余兩知己也八月

二十九日長子世侄生次日為九月朔羣從兄弟以余初熊之慶錯然履

賀稽留燕洽交相歡甚也至夜太宜人被祛探之警矣掌珠無色湯餅索

然竭三冬之力以事赭衣綵縵之緝而萑澤之蒲終不可問

四十三年乙卯二十七歲春試擯落魏邑侯深為嗟歎扼腕久之六月試於

江陰七月初歸聞好友沈穉聲岱游之間獻悼不能已已因以次女許嫁

其次子永禎禎年五歲矣素車白馬無忘故日之情清酒烏羊敢惜異時

之陋八月闈中之卷即在魏房先生塗勒棄焉先生歸語余曰此正平生

漫說古戰場到眼空迷日五色也夫得失非小遲速有定君山鍛漸羽于

高雲敬通摧迅翮于風穴豈非命哉是知豐城拭劍會當出匣之年柯亭

賞竹自因奏響之日不然綾梭卽巧誰爲白首之知齋甕未完豈發朱衣之夢

四十四年丙辰二十八歲三月初八日三女小鸞生名瓊家貧乏乳方四月

過育舅沈君庸家姘母張倩倩撫之女固天才亦韋幔之教多也

四十五年丁巳二十九歲秋杪內人歸寧余居家中西風蕭蕭獨臥書室于時十月朔矣忽患兩脇作楚夜不能寐痛昏昏然夢至一所景光慘黯街巷寂寥如天色將曙而晨旭未升者道無行人閤門盡閉但有誦彌陀聲叢叢入耳比屋皆然余心訝之忽見一老父杖筇而來余問曰此間人何梵唄之早也答曰彼欲求託生耳余盡然曰若言託生此豈冥府耶老父笑曰子以爲非是乎余驚恐莫措私念必求觀音大士方能有濟卽發想間身已在支硎山麓矣淒晦之景猶然如故捫蘿而登迫思慈覆方在焦皇又值貴人傳呼前至先以二旗旗上各書甲子二字余徬徨且又悶甚

也蹲避巖石間貴人在輿中問曰何爲有生人氣命前騶緝之余不得已出見自通姓名具言所以瞻禮大士之故貴人乃下輿與余揖曰不必恐也爾故我門生異日爾功名富貴一以似我方將余爲舉主焉又何虞乎語訖仍上輿去余乃驚寤病數日而瘥迨越六年甲子始獲偕公車亦異矣然兩大座師一登元揆一宮保宗伯已不敢望房考爲長興王座師名繼廉今余已決不爲小草出矣安能相似哉

四十六年戊午三十歲三月初九日次子世儒生四月試阨於府邑侯霍鍾西先生義形於色發憤薦援心力交盡不能窺柏廷片地數也霍公一世高才神明著望晚節以北人輿近不無功名躁進之心遂挂吏議可惜也夫秋入白下又復報罷長干風冷江上人歸細雨征帆蘆花無語作小詞自遣有雞聲溼徧青衫袖之句內人見之慘然曰又非酉年佳讖余沈吟良久曰未必在此後竟果然

四十七年己未三十一歲七月初二日三子世俗生婦翁沈懋所自丁巳挂冠隱居硯石山中先生不出山余輩則常過候之九月余復至山偶談次先生云古人行己清濁之間此言非也清不可以兼濁濁不可以兼清貪廉界限直自審才術何如耳自審才足以貪不妨於取既取矣瑣瑣屑屑畏首畏尾徒汗名耳不取則已取必萬計歸而選聲而聽列鼎而食亦是大丈夫豪舉之事如才不足以貪也即劉寵之一大錢亦不可取甯使妻子啼飢號寒掉頭不顧堅守苦節耳我自料才非貪才故貧况至此汝後日倘列進賢當以我言衡焉余私念向以先生為枯槁寂寞人也其雄心若爾真明鑒定力哉今余自揣才更不如先生安敢為取北門交謫每日鑽眉然先生往矣所云堅守苦節固不至負此雅馴也馴疑訓

四十八年庚申三十二歲家有不腆之田先世以來久矣佃戶頻年負租余將遣焉其人調知老而且惡見余青衿無色落拓不振詭名成籍反噬余

佔其故產從屯田御史訟發吾邑令吾邑者為璫子曹欽程遂以余為奇貨而索厚賄許平折焉余謝弗應然理固不能奪余快快已耳亡何米穀踊貴官糶之說起矣欽程私喜可以中余以余名冠冊首周閣學念昔先生名道知之亟語之曰其先大夫雖宦清德在人人皆知其貧士又負文章名奈何與賈人子素封鄉豪同操此役固必不可欽程不得已議遂寢余受閣學知己之感固不敢忘邑中受派官糶者無不破家喪生村號墟哭欽程乃始揚揚得意其惡亘千古如此璫敗司寇議大辟焉趙威后有言何為至今不殺乎吳民拭目望此耳八月十五日四子世侗生

天啟元年辛酉三十三歲科試二等秋風蕭蕭江波渺渺秦淮桃葉涼月如規又一往返矣愁看芳草嘗題錢起之詩泣對歸雲又慨孟郊之句監臨御史王公名允成山右人吏呼至余名詫曰而乃吳江子衿耶余曰然原籍在焉曰然則袁生儼來乎余對在嘉善歎曰我知子二人久矣胡為至今未售

乎故事領首者必立於傍以俟名竣最殿而入余退即顧領首問曰葉生平昔下帷歟得無驚虛名而荒寔學故也首乃極言余攻苦力學邑所素重公太息曰若爾天何久困之哉書奏又復泣玉我深負公矣迨甲子徵公車而公已去位不及一展謁也識之以志知己之感

二年壬戌三十四歲正月婦翁沈公懋所卒是年余負笈華林光祿卿茅五

芝先生家

名瑞徵

先生從子廉夫受經於余高才自豪余亦快許越二年而

歿惜哉時廟堂之議左袒遼撫王化貞反欲文致熊芝岡坐以逃律先生義形於色謂余曰朝廷處分如此何以恢遼何以服天下人心我在職方數年深諳典故凡封疆功罪皆撫臣重而經臣輕也賞罰因之祖宗制度奈何輒變亂之乎余至今思先生言既虛且公又識大體三復不敢忘

三年癸亥三十五歲館於爛溪周家君謨仲烈二惠競爽其下二季從焉季若館周仲仁家俱從昆季也相去可十里越數日必一相過從論文攷業

共賞奇以析疑輒披襟而解頤也已而主人具尊酒佐攷論之疲賓主錯

坐陸博迭進呼盧浮白雄談高辯大笑為樂日午舉觴張燈而散季若主

人有益梅百種開時芳香盈室池沼荷花尤為廣盛余館中杜鵑花高二

三丈映書牀硯席間皆作殷紅色俱一勝觀今日思之杳成夢境此樂竟

不可再所謂觀此雖近邈若山河矣七月歲考提學御史孫公

名之益

批余

卷云知是十年梨花鎗海內當無敵手及案發余名在第十八亦不可解

也十一月葬王父母于東忙新阡自鳳凰遷歸所費僅百金余獨任之不

敢以煩長房也長房即先伯贈太僕公是時家值凋落正當最貧困之日

余謂術形家者曰但求青龍砂水吉足矣次房屬余若先大夫求得吉地

則此所缺者可補之於彼而長房迫矣非亟救之不可余自謂此心可矢

天日也故諸兄弟亦皆諒余進無異議退無後言越明年甲子乙丑余與

季若並成進士余今受北門之苦而長房赫亦為甚墓田四畝贈公次子

幼輿產也雖共葬祖父母兩家公事而兄貧甚余仍償其二十金

四年甲子三十六歲仍館周家二月十九日五子世儋生自三月邑試五月始竣名在二等六月病甚故金陵之行稍遲七月下泮同季若抵南都寓朝天宮白道士家先是道士家蓮花並蒂榴花雙寔又夢池中雙魚並飛適余與季若居停焉既出鎖院十七日自燕子磯循江而下二十日至家二十七日昕時季若載好其音矣一椽之敝廬無踦語焉余瞠目默坐內人淚涔涔不可止矣顧視婦淚益切傷懷入秦攜手妾面羞君杜婦元妻悲涼今古將旰南書亦至夫婦母子相慰于內兄弟朋友相慰于外半殘華髮初分秦璧之光新畫蛾眉先賞謝池之句季若名次在前二十八日又聞若思浙闈之捷益喜不禁數年來老將場中崩緹故劍吳人爨下焦尾餘桐可喜亦可悲耳表弟馮士日名洪亦登浙榜後中庚辰進士太宜人更甚色慰也九月初六日與季若始復入都嘉賓之三章撤響矣總裁主師庶子李公

建霞名標後登元揆諭德姜公箴勝名逢元宮保大宗伯房師雲間司理王公

銘韜名繼後官省中解元周仲馭名鏞共一百四十八人是年汙萊數陸悉

為漂淪野無穡粒家無餘糧而新偕上計親友欣附因其樂從徧為稱貸債根一種至今不可拔矣十一月二十五日同季若北發至清江浦登陸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旅行風景千載可想聽哀鴻之嘸嘸冒淒靄之沈沈林將曙而催征雪方飛而振策平楚蒼茫遠山咽紫寒煙索莫蔓草愁黃驅車之夫別行一道循途夾谷迂駕淄青太宜人苦痰嘗言青州白丸可蠲我疾至是余忽道經此地喜出意外相傳范文正公知州日州西醴泉忽湧今汲是泉和藥也非范公井水丸即不效途旅遄迴津梁方永孤城曉角無非舊鄉之懷落日悲笳易生去國之感除夕始抵任邱時黃昏矣客舍已滿止坊下一家僅空遂入就宿時東林諸名公大老為逆璫所逐自首揆莒上朱文肅公以征車連鑣載途南下矣

五年乙丑三十七歲元旦與季若早出上車舉首視坊則任邑劉侍郎元震中丞元霖同登坊也諸人俱奇詫歡賀初四日入都門上元日齋沐至關帝祠焚香祈籤季若得門闌喜氣事雙雙語甚顯著余得更奇云四十年前須報應蓋先大夫丙戌至是乙丑正四十年矣二月二十八日發榜余與偕焉若思與余同門如丙戌故事房師蒲州楊太史濟之名世與貞復先生同姓亦一奇也會元華芳侯名琪即房卷首共三百人姚宮詹孟長名希謂余與侯豫瞻名嗣宜備名秘館可為吾郡生色及試余在三甲是時逆璫亂政奸相弄權賂賂公行清華生瘠故余不應庶常之試豫瞻試而不錄時事可知矣四月八日與季若同遊高梁橋在西直門外數里綠楊垂蔭黃鶯亂飛細草茸茸流泉潺潺汪南暮春景色忽然入覽心神開越日來馬足衣塵幾忘之矣買酒登樓坐客高歌引酌暮雲起而斜月西清游絲靜而山煙送晚然後旋歸宮鴉已啼暝矣真不負帝城一樂也自

後或偃棲冷薄或拮据倥傯聞西山勝甲天下正未能夢見在耳觀政司馬門日無一事例應初選為令思念太宜人循陔興感陟屺馳懷草謝朓之歸賦志崔琰之述初五月二十六日與季若南行理棹陽侯恬順六月初七八至十七八間明月暮涼長河入望或過都歷邑攬名山大川之勝或停橈泊楫訪餘風故跡之遺忘其為津梁之疲江河之險也六月二十九日抵家廬焉寒宗久衰忽有二進賢冠一時稱為盛事八月贈太僕先伯父卒季若居憂余執期喪之禮十一月季女自君庸家來歸時年十歲姝顏玉麗即已無匹頎然其質如十三四矣

六年丙寅三十八歲三月崑山張方伯泰符名魯為其長嗣立平求姻余許

瓊章字之百年之好二姓之歡方謂窈窕無倫宜結秦簫之侶詎知此儂

有泣空歸湘瑟之魂四月五女小繁生字千六月緹騎逮周太僕來玉名宗

建余典內人衣釵以四十金助之十月長女成婚初先定于歸之期矣若



一刊  
行  
思時已往粵數千里遺書欲子就婚余家從之十一月奉先大夫葬於大珠字圩新阡砂水亦甚明秀而龍既不真水又直去不顧且年坐三煞家門烈禍遂不可言矣思之悵悔何極哉

七年丁卯三十九歲二月北上余借貸稍能治裝而從弟來甫迫於婚期貧無以爲資也余瀕行解裝中金贈之得完室家之事三月入都上疏願就教職四月改除南京武學教授五月六日南帆六月抵家七月太宜人內人同諸子女偕往逗舟江干候風良久取道龍潭方得到任蒞事學故吳王冶城址也冶城亦名冷亭有江文通夢筆之館焉其初固碧階鮮曜丹桂艷燦今僅亦靈光之在耳其他退食之所棲婦子之所憩庫隘不堪荒椽如竹風雨一至牀幃皆溼矣古柏森參夜多蛩怨東爲文廟祀先聖俱如藻宮西爲武廟祀軒轅黃帝以下十六人配焉武廟前爲射圃瓦礫荒頽茫茫蒿蓼耳九月二十九日六子世倌生十月鼎湖之詔至故武

士未敢卽戎十一月初一初三督射大教場初六鎖試初十日大司馬拔韎韋之楚實六十人時余已晉北京國子監助教篆在不得他委耳十五日從祀孝陵卽臚傳辭陵十六日辭大司馬門聞若思海上訃音爲一大慟書劍俱沒空傳錦石之山人琴並亡請弔浣花之水十七日早別衙舍沿江東下晚泊金山二十日至毘陵家有人來始知張姪倩倩於十月間返駕瑤京瓊章悲泣二十四日抵家白下一往返余喪嗣兄婦喪表妹俱有關心之痛

崇禎元年戊辰四十歲候若思喪歸二月方至遐荒萬里旅櫛蕭然觀之傷慘不能不潛涕如雨也三月初一日北行與陳孝將陸錫虞同發二十八日陞見季若業以代行奉詔中州匆匆攬轡止相聚三四日也卽仍季若故寓在刑部衙西四月初六日履六館之席虎闌齒冑寥落晨星日出而往日旰而歸往則糜大官一餐歸則馬上兀兀殘夢耳五月劉公方瀛名廷

元 晉大司空入都其公子德嚴與余交余微言諷曰公今日必宜剖明云  
 當日指張差為風癩不過一時權宜安神祖光考兩宮心耳寔非經也青  
 禁深密之地何可不防微杜漸安敢以此為功而置爭論挺擊諸公於罪  
 案乎如此則公高風邈千載矣此余寔愛司空之言乃大為不懌且甘入  
 逆黨中而莫自惜也悲夫七月孝將言別郵花泣露井葉新飛銀漢流雲  
 怨蟲初泣回首家園黯然墮淚臨歧分袂殊難為懷登山臨水送將歸宋  
 大夫以當秋氣之悲非徒語也十月陞工部虞衡司主事即先大夫故官  
 初八日入署十三日李夢白先生名長庚 綰大司空篆二十日領江南催取  
 胖衣差胖衣塞上戍士衣也二十八日命下擬十一月初六日策馬矣俟  
 候傳繻逡巡累日十五日始聞車音時同朱爾兼業師也小童陳暎年十  
 四五彈邊關胡調琤琤如憂曲聲清婉動人朔風襲衣積雪蔽轂每至亭  
 舍余與朱師急命酒發歌亦大慰長途悽冷况矣至徐州河冰漸流如噴

碎玉浮水渡焉由邳州至宿遷驛亟難徵集假令君鷁首泝洄疾下是日  
 黃霧覆布上無天光下無水色四顧無涯但聞波聲琮琤須臾至清江口  
 矣又數日抵家十二月十八日也余在六館同年同郡及他相識託余印  
 十三經二十一史大都二十餘金便可印兩部矣余代人印去甚多而自  
 不能印一本歸官貧無他恨此可恨耳

二年己巳四十一歲三月十一日為太宜人七秩期親朋胥會中外咸集風  
 和景明登歌奏舞邑令同年熊侯魚山名開元 登堂介眉樂燕豈焉三十載  
 霜幃之苦茶甘之况此日一開顏色矣四月王方伯二溟名世仁 公子明甫  
 為子求女小繁許之五月至淮投軍胥催劄於總漕李中丞名待問 完使命  
 也渡江無資內人以衣釵質二十七金行焉及歸受彼中交際之遺適如  
 質數遂以贖之事之奇合命之不可妄求如此十月北上十一月初九日  
 七子世倕生余已脂車在途十二月至德州敵入塞矣皇華梗絕舍人之

驛書空止以俟焉聞香城在濟寧州遂往就之先是乙卯之秋余哀沈穉聲之死也以次女許嫁其子永楨穉衡聞風慕義絜楨撫之為子至庚申穉衡徵蘭矣丁卯秋余在武贛穉衡北上春官假道白下攜楨屬之於余意可知也夫穉衡既歌維熊何藉負螺仍後本生理自不易是夏穉衡卒莫有決議以居帷中則非亡者治命以居帷外又恐失余心余聞即往眎之諸人目相識也余定植服齋衰之服無動搖帑業覬覦絲寸羣情帖然郡中諸賢達聞之亦俱以余為是有一故友素相習也忽以探丸逋藪絳誤吏綱典學之使至欲斃之箠楚之下余請於常鎮觀察吳公訥如名時亮湖州人力雪其情得以不死此事固無足為奇但有傳余私具賂千金者此友蕭然四壁人共知耳九月往澄江身猶葛衣有人憐之贈一白布衫此豈有半圓赤仄賄余者乎故為識之

三年庚午四十二歲正月敵入永平都城遂開驅車亟入十六日臚傳陛見

即上疏回奏催取胖衣事理報聞入署即剖管朝陽門城守初入都時先儼邸舍在西不意部委在東而舊年領差諸同官俱僑居真武廟中遂亦如之室殊湫隘地寔囂塵庾信賦云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者奚童陳曠與一髻奴司爨者隨焉受册驗貯百萃夥蹟凡簾棚砲架紅燈白燭桐油綿布楊條葦席銅鈎鐵甌灰瓶鉛甕朱砂石礬竹筐草履之類無不畢備而攻皮之工函鞞之屬設色之工績幌之屬搏埴之工陶旂之屬亦無不餽饗以待諸內臣汰取苛求日無虛時兢兢奏給猶恐未遑稍或逡巡怨讟百出弱者肆加詆侮强者鞭箠僕隸衣冠埽地斯焉甚矣即如紅夷砲原自有架提督內臣更欲新造移文臺基廠運至香楠大木數圍之材斲小用之既為可惜而公用其一九歸彼室余俛首太息不敢發一言也固當為國家慎費第言之祇取辱耳既已造架又欲製布袱蓋之袱矣又欲赭色染之染矣又欲繪龍文五采飾之無論非禦敵急務有一不

耗支水衡金錢者耶古廟無人凄然香火夷氛日熾黃沙蔽天愁黯之象不堪舉目問之輦轂居民亦云嚮來未有至晚班役散去止余及暎徘徊廊廡之下一樽薄酒聊與共談有時微月幽光斜照寂寥庭戶更益悽人回首家鄉三千里外高堂白髮豈無倚閭之悲閨婦紅顏空有玉關之夢而京華遊子客况如斯詠蝴蝶杜鵑之句與暎歔歔相對泣下霑襟矣燕市風光盡在荒祠侈殿間骨肉既遠僮僕轉親幸有此僮聊可娛蕭索耳同官水曹徐公善伯名爾浙之上虞人也譚熊經畧事交相扼腕余言經畧聞廣寧戰敗退保山海是守信地爲國家內護也誣之以逃何以服天下徐公深以爲然會上疏爲熊辨雪不允余欲繼疏叩闕徐力止之曰兆已見矣必無益也不若留此公忠義憤以待其時嗚呼今又十年餘矣熊何日得白之有徐時管造武岡車余問造車何如徐曰吾輩小臣不敢爭徒費金錢耳豈能當敵騎奔突哉朝陽門故往薊遼山海孔道敵不來則

已來必首至此門故鎖鑰最重聞警亦在先二月十九日東宮冊立余任城守奉旨不與廷班初七夜狼煙又舉飛羽交馳諜言敵離都城四十里矣諸內臣張皇驚譟余亦甚恐亟料理軍胥上城忽傳箭樓燦燿有柏梁之災余章服騎往諸小內臣衆挺交下余力請云工部司官不容不上方始開柵遂同守城諸臣撫寧侯朱公國弼給事中葛公應斗御史顧公其國兵部主事李公虞變登城火已熄矣幸非麗譙一戎幕耳山河百二迴弭日月之區金城千里控引瓊紘之野眞紱冕之所興帝王之大都會也正循覽間忽見東北隅黃埃涌起散漫彌天北風甚烈吹捲砂石如晦如暎觀之慄人有皇輿雄廓氣象亦有塞上悲涼光景羌笛胡笳宛然入耳矣翼日城門乍開婦女來避敵者計千萬數午間捷至云副總兵曹文詔于鴉鴻橋渡伏兵戰退鴉鴻在玉田縣先大夫舊蒞也十四日天氣稍爲開明夜色亦朗受降城外如霜之月皎然在懸令嚴夜寂余與童暎步

語庭階悽慘感慨成鼓鼙二更矣忽聞提督內臣傳令戍班列燈吹角城外喧聲動地余問何故云敵騎奄薄也余念軍書何不先至金吾禁夜街無行人余又念都城堅峻萬虜無奈我何但思故鄉此時風清月朗農漁之家菽水相聚獨我羈身宦海離棄親戚思家有淚春夢空歸雖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咨歎私情豈能無之復引卮酒與暎對酌聲亦漸止至曉寂然乃遠來客戍夜至無宿縱掠城外居民也不知主將爲誰而大司馬調度亦可見矣是時敵在永平灤州諸處耽耽未肯出塞上用科臣顏繼祖言挑濬城河限戎馬朝陽門外都水主事方應明主之方公偶往私寓顏公忽至以方蔑玩官守上疏奏劾上震怒立詔遣逮方公從余廟過布袍小帽面無人色市人皆爲垂淚余對暎言如此景况使我宦情索然赴午門廷杖八十緹帥護之故得不死時二月十七日也十八日堂劄及余代方公視河矣原督城守兼領河工十九日往蒞工所結一葦舍

稱官署耳殷鑒不遠披星出入量功庇徒敢怨澤門之哲半程戒事如築遺氏之沂灰風砂日中策一欵段董覈踣跂扶具不勉者而三巡數之違敢自恤同一內臣共理其人甚險百端掣肘枝生糜費乃知國家任事今日始甚難耳余身在外留暎廟中支應城上徵束猶幸赤白之囊稍緩而暎年雖小亦能濟變不致生咎於諸內臣云城外東郊有東岳靈宮規制崇麗春日士女出游甚衆珠翠盈衢綺羅匝路上遣內臣及本部尙書侍郎給事中御史巡行工次則設宴宮中飲焉開河工雖浩繁經畫有定四月二十日遂告成功畚鍤之役僅兩匝月初科臣疏下部議時約二十二萬金之數至是余與同官治河者趙公匡谷名光馮公留仙名元朱公忱予名太家仲昆香城名重念國家多事之秋矢心捐節誓無私營余開自崇文門以北逾東直門十里上下闊三丈深一丈延袤三百三十丈有奇人夫五十爲一隊日二十五隊爲率兩月役夫及杜官奔走者七萬六

千餘名并筐籃竹籠鐵鋏築槌修理橋閘灰石隔河女牆一帶磚瓦柵門木料諸費余支過一萬零耳戎政閱公昭余名夢曰美哉水也洋洋乎可以汎舟擊中流之楫矣非諸公之功誰與時楚中李湘洲先生名騰為大宗伯許余西川副主考余私心曰喜工完既道罪戾又微茂典風雲景光何如嘉藉而四月十六日炸砲之釁起矣先是主事李逢申督盛中廠恨袁崇煥誤國越位上疏論魏郡恒山兩政府兼及中樞奉旨褫職矣魏郡叩閣復留中樞銜之而職方主事王建侯秦人謀銓南司空名居主議不允王亦銜之會 上發砲演試中樞怨李而知王怨南也委王至閱武場密通總兵王威攬用髮灰雜火藥中無不立炸而故及安民廠砲亦炸以示公也 上怒甚逮李及徐申懋徐管安民廠罪且不測政府救之殊苦幸宥俱謫永戍兩廠虛無人焉南司空知職方因修葺也本部水曹亦有謀銓者南亦沮之恐亦有所短長欲結其歡心故事工部典試二人一為李

公愚公名若愚已不可易遂以一與水曹而題余署盛中廠事同年同官無

不為余失色然行乎患難余亦無可奈何矣仍管河工城守三差萃焉余

既受署觸日寒心寧知桃氏之圍詎解築人之削軍旅之事既非書生所

習又新遭焚沸之餘誰無戰栗馬上征衫袖痕為溼然他器亦非極難大

砲為其砲炸不但髮灰藥鉛過多亦炸內臣必欲多用無敢抗顏雲間徐

玄扈先生時尙未登揆席自製二砲精細堅滑一三百斤用藥二十兩鉛

如之一二百斤用藥十六兩鉛亦如之聲大力遠稱軍容冠美矣然 天

顏未甚色喜以藥少也宣 旨加藥再演徐公不敢置辯如昨初數各加

以四二砲俱炸群顧愕眙奏聞 上繇是重違廷議藥鉛注準定數臨期

必遣內臣玉帶金牌者二人會同大宗伯徐文定公光啓大司馬梁廷棟

戎政閱夢得大司空南居益少司空程啟南襄城伯李國楨給事御史各

二人兵工司郎各一人及兩廠監督凡稱鉛裝藥俱用兩廠匠役武弁不

得干撓于是弊息而炸裂之禍免矣演砲俱在王威營中徐善伯所造車  
悉發威營威自誇練兵精飭爲一演觀車既華美旗幟鮮明無比俱亦工  
部所製者內臣交口讚譽衡司郎印君謂余曰吾輩擔性命止博干威一  
兒戲逆虜眈眈內地國家所責成祇如此耶後威三千兵遣往昌平半路  
逃亡略盡而車亦不知委棄何地矣可勝嘆哉五月十三日余爲河工會  
省臺巡工者及同官九人集神木廠銷算共支過金錢九萬九千九百九  
十五兩較初議二十二萬省且逾半矣于是大司空疏題擬賞 上報罷  
不行然諸內臣猶憾吾輩裁抑不得盈壑更徼嚴 旨各帶罪視事焉是  
日大雨滄滄冠裳如洗永平灤州諸虜出塞旄星夜隕羽劍朝稀凱奏胡  
雲笳喧朔吹動歡聲于紫陌賀神武于彤墀矣二十九日補給 覃恩誥  
勅用寶先奉議進階奉政大夫慈封太宜人 皇恩寔錄顧太史九疇名錫  
筆也 覃恩在戊辰年余于是春始得領軸用寶在三月因敵騎倥惚

不遑及此五月十三日出塞復城故二十九日遂得補給六月朝陽門撤  
守叙功自是專管盛甲廠舊制內有兵仗局內臣領之金錢必由工部開  
除申報又經本廠例應查視內臣設讌鳳凰之宮闕九重鳩鵲之亭軒百  
尺繁槐日淺穠柳風清散桐影于黃金浮蓮樽于碧玉謳童數人彈胡拍  
詞悽惋感情又爲打牒之戲俱南中未見者瓊筵晝永豔曲歌新時六月  
二十日也半載嚮抱此日稍一舒眉耳七月初六日陳孝將陸錫虞至初  
七日家書至千里故人關山聚首更通家問爲歡如何二十七日季若復  
至筑市涼秋銀璘初弄一觴對友又接荆花不意天涯仍有此樂也每月  
軍胥必二十五日報竣二十八日奉 旨送至萬歲山前余與掌廠內臣  
同入恭候 聖駕親臨簡閱然後敢出率以爲常八月如期奏聞奉 旨  
改於九月初九日及期清晨至山肅佇少頃金華警蹕矣 上御天閑玉  
珂同 中宮乘輦而出爲九日登臨之游也飛雲之輅羽蓋紛飈建蜺之

旌辰旒容裔曳組綺而飄香珊瑚環以發響庭列鎧盾兜鍪七屬按序上呈 睿姿愉穆德容和暢旋命臣出乃偕 中宮御龍舟而柁焉余與掌廠內臣游九天而騁八極無此翔舞也嗚呼生死榮辱之關操於一人喜怒豈細故哉廠務最稱繁雜如建鐵蘇鋼黃銅高錫青藍白布綿絮綿繩絹線苧線松香香油烏梅紫膠白礬礪砂水花珠煤炭樺榆桑檀之木青皮之竹木賊之草雁鵠鹿皮魚膠牛筋皆所必用伊唔俛仰安知此此者故不但性命憂深即此蹙眉甚矣巡視廠庫工科給事中許公荆巖名榮余同年同郡也念余獨子幼孤而太宜人春秋且七十餘心竊憐之因與程司空酌行改委許公上陳便宜余得上疏陳情兩君子之力也余待諸匠役寬和有體能恤其私尤以不貪自信總發過金錢四萬九千二百有奇而余無絲忽染指其間故人心畏感器什精良 天威嚴赫未蒙片語譴訶寤寐亦得自安耳自初縮篆迄於謝事總造過盈一千八百七

十頂甲一千八百七十副鎗四千二百二十桿刀一千八百七十把砲三百位弓一千五百二十張箭一千八百二十把鉛子大小三十二萬四千九百二十觔火藥十六萬四千一百五十觔火繩四萬零八百條又修理舊盔二千八百頂舊箭一千二百把此半年罪案也十一月奉 旨允歸終養但例無郵傳粉曹俸薪僅供邸食蕭然空橐不能載途若庸代為區處五十金始得治裝策春明之轡寒風凍雨匹馬南旋雖白雲瞻舍吧望非遙而塞雁孤征旅懷殊苦間關跋涉冒雪渡江由江東門經舊京城過不勝楊柳依依雨雪霏霏之慨十二月二十八日始抵家廬柴門鳥鵲喧歸客千里至矣展拜慈顏悲慰交集不圖今日生還故里共相歎歎久之婦子無恙庭廡如故余北行時生第七子已能軒渠次女蕙綢初歌蕢寔季女瓊章盈盈十五玉色映人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高吟杜少陵詩泣數行下亦起舞欲狂也祇長女昭齊尙慳一陪約過元旦即歸期亦不



遠貧賤終身卽大樂事永不作長安想矣

四年辛未四十三歲元旦大會諸兄弟子姪鄰人滿牆頭感嘆亦歛歛寔有此景也次日長女昭齊歸甯離懷盡浣矣回視天涯遊子之悲帝里關河之淚迴如隔世宵然而往樊鳥還林檻猿返峽梅花屋遶衣銷客路之塵萱草堂深枕煖親闈之夢季女瓊章朝夕左右傾國殊姿仙乎獨立倍年靈慧語亦生香小庭無多芳卉繁列風月映戶琴書在牀一詠一觴致足樂也生平佳景斯年爲最而今如飄煙斷雨雁影波痕杳難再覩傷如之何兒輩讀書遷入孟徵故屋室名謝齋希謝庭玉樹之意也七月幾有方朔之飢與季若借米三十石八月做李滄溟秋日村居詩八首卽其原韻

一宛君和三女昭齊蕙綢瓊章暨長兒世佺俱屬和焉宛君篇中如物候驚薪栗流光憶醜桃艷集秋裳色香分楚佩來昭齊蓴菜新堪寄家風五柳偏風月逢秋美村聲入夜悠但憑書帙隱自識綺羅閒蕙綢水無金錯

梳月卽夜光杯敲砧新月夜吹笛斷雲天瓊章日靜披雲卷衣香覆羽杯重闈深鎖月敞閣畫飛雲清粧秋水映芳袖露華寒竹梢梳白日水面洗青山臨鏡花常曉薰香韻自閑世佺野花常入硯悶雨又催杯燈花炮管溼木葉舞書寒皆麗語雅語奇語也一家之內有婦及子女如此福固亦難享矣今宛君昭齊瓊章俱死蕙綢隨夫遷居江干貧不可言祇余父子愁眉相對耳造物忌完宜乎其爲忌也十一月八子世儂生五歲而殤是年郡中黃門諸子昆季奪一園亭交相攻訐余往來入郡數四暑則炎蒸之苦寒則雨雪交侵余無纖毫私利於其間止欲和其兄弟不敢憚煩也投牒於邑者不一二詞矣余謁吳邑孫令君攝篆晏二府前後請出爲調停之諸兄俱感余意悉止不爭後遂復爲兄弟歡好如初王武子曰他人能令疏親臣不能令親親以此愧陛下今余亦能令親親竊亦自幸爲人修天倫一缺何樂如之

五年壬申四十四歲夏月大旱湖水爲涸湖底纍纍聳矗俱太湖石故藥欄  
苔砌間物湖滸居民云聞之故老百年以前某家園亭在此疑卽是也水  
波澌沒不知邁幾日月矣興致所寄取載而歸兒女好事摘辭爲記佺年  
十九僴年十五僴年十四瓊章年十七才遜子安咸有滕王之序貌凌徐  
惠早擬小山之文一時妄自矜許竊比謝太傅劉彭城家時七月望也十  
月瓊章遂棄藥宮之駕今僴文又爲遺篇矣悲夫天道虧盈戒哉余爲瓊  
章將嫁日縈心曲家本貧士力難九十之儀而情深愛女不忍菲薄殫夫  
婦之經營歷春秋之拮据佩悅綦巾僅稱粗備先期五日明珠忽其驚隕  
矣寶鏡光銷璫蕭聲斷廣寒宮漏追短夢於梨花弄玉香奩墜仙環於楸  
葉傷悼之深七日方殮朱脣渥丹素姿映雪玉質鮮香輕肌柔曼皆云芙  
蓉城之游矣昭齊哭妹歸家又成徂謝薤露多虞瑤釵對折斯亦境會之  
莫堪者也瓊章集名返生香昭齊集名愁言各一卷行世

六年癸酉四十五歲長子世佺三子世俗補邑弟子員六月余病店二十五  
日正在店次大風從東北起暮更東南雨如瀑布懸流直下屋瓦皆飛湖  
中怒瀑高捲數十丈如雪山排空森天古木無不披拔父老俱云未經見  
此異矣七月槎河之夕夢游一境絕壑幽崖迥非人世偕二三友人深入  
叢薄奇花繞地忽有一平坦處宮闕輝耀樓殿蔚起中有數百人皆女子  
異香拂人余疑此何境耶一友指謂余曰西廂一女尤更姝豔曷往視之  
相與曳履近前則瓊章耳余悲喜交至迭呼不應珊珊響珮環去矣九月  
往鎮江覽鐵甕之堅城弔射堂之遺跡於北固招提訪異僧普顛姑布之  
術奇中驚人見余卽曰君男女之宮煜煜有仙氣然女也且已往矣必有  
飛瓊上昇之事余爲述瓊章珠隕顛曰君正不煩悲思玉京瑤闕我言斷  
非誣也又云一二年間當有德宮之喪然大故迭出顛言止此應是其諱  
之耳季若入臺之後以請謚諸臣訪冊寄余自遜國之逆璫不下二三百

人余以海內不能盡知也即如吾邑周來玉名宗建寔私中之至公焉蓋來玉所彈論者魏進忠而非忠賢也此時勢猶未蔓機猶可圖諸君子泄泄然獨來玉盡然憂之迨改名忠賢而太阿在握百楊左其奈彼何故來玉之忠忠而先幾者也是曲突之徙也繞朝之策曰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耳若使早用其言豈有後人之禍耶惜乎季若即有按粵之命余不及以此言進也

七年甲戌四十六歲正月初七日烈風振條飄雪滿地是日甚冷次子世儼忽嘔血數升蓋去春之試兄弟皆已列名膠序獨儼致遺悠悠抱鬱遂有此疾焉三月間幸漸就瘥而內人病矣自四月至於七月方起本繇兩女之亡悲哀積久又有異憤驟激一時猝發七情受傷奏功故難八月入郡在嚴甥家有僕嚴永為冥役余召而詢之益信瓊章真仙也十七年孃孃素姿亭亭香閣瑞葉之句自賞煙霞蘋花之湄果乘雲霧待今碧桃花發

笙月人傳又已白芷香消江峰曲杳矣詳載竊聞十月復至郡在嚴甥坐間見

其族人斗墟病甚余問病何似曰醫言服丸可愈余曰何不即服斗墟含淚對曰貧如磬懸安從得藥資余曰幾何曰多餘曰即多幾何曰二金余慨然歎曰貧士以二金為多哉我篋中偶有此數即舉贈之斗墟得以製丸為服然亦僅延數月終不能救夫救不救命也若使余恡二金而不以贈其如惻隱之心何而今亦長抱此不救之憾矣秋來內人漸以平復世儼又患瘍焉癭莫割於賈達疽遂發乎荀偃世之華陀無可奈何耳八月下浣送季若按嶺南至樵李遊岳中承園得拜謁孔子畫像德容如生惟

有敬畏耳不能贊一辭也

八年乙亥四十七歲二月次子世儼卒時年十八雖或二豎深入已據膏肓然父母心情日憂日望豈意終無臺卿之期遂有延陵之戚痛至於斯傷如何矣余自通籍後郡試童子取價八十金或五六十金余凡諸姪諸姪

孫及同年故人之子不及寸銖俱先後列薦剡有卽青其衿者有至於再  
 者當數隘價高之日余雖貧置之不一介念也迨癸酉春余三子同試長  
 兒侄邑芄支冠軍不更入牘牘以僞爲首俗次之司理周之夔昏狂錯謬  
 僞竟致遺竟以鬱死天之報施如此爽乎不爽乎嗚呼是何可問也僞聘  
 崑山顧漢石名咸建崇禎女太傅文康公名鼎玄孫女張異度先生名世  
 子舉外孫女名紘與僞同年生時未婚也孤燕徘徊感惆悵於白日哀鴻  
 慘悴矢冰蘖於青燈誓堅婦節義執夫喪再三辭之迄不能已遂定於三  
 月十七日凶服過門是日陰雨沈晦悽黯萬狀太宜人平日愛僞最篤痛  
 僞故深登堂受贄悲盈胸臆執共姜之摻手歎柏舟之貞俠白首高年霑  
 襟涕淚精斂痰升卽時迷眩扶掖入內醫不遑及虞淵之時倏焉捐背此  
 時五中崩潰可言說耶表兄馮茂遠名洪業乙卯舉人太宜人內姪贈百金丁伯生贈太僕公  
 之婿贈四十金共襄余治喪幸完大事四月苦凶之次又亡五歲一兒名世

僕內人由是躑躅損神纏綿沁骨驟嘔血如僞光景矣中元以後日益凋  
 弱診究病狀不能不用參芪參貴如瓊枝瑤蕊天府珍玩典衣賣珠奩笥  
 爲罄延至九月初五之夕長辭去矣方秋深而病久徒家盡以人亡死者  
 在牀哭者在側傷心之境既足酸人懸磬之家獨遺俾我平日金錢出入  
 盡由於婦余故茫然至是檢視則質券盈箱與遺詩相錯零銀存七錢有  
 奇他更無餘物矣膚米六斛新穀未升徒躊躇束手耳經先太宜人亡兒  
 二喪之後故益難爲力也感諸戚友共相籌營方得戢身之具余詩至今  
 蕭糲尙賒人故非虛語丁伯生餉米十石始備饘粥邑侯章公敬明名日  
 洲知之遺書曰一歲三喪所費得無不給乎此亦守土者之責也捐俸資  
 十金助我清風高誼何敢去心哲人忽又云亡可勝殄瘁之感又一鄰人  
 義餽十金并營喪事于路曰傷哉貧也貧而喪婦傷更甚焉四壁爲家九  
 原無路徒碎漆園之缶莫追漢帳之魂市棺主人爲吾邑一逆臣之子日

遣黠奴饒諤宗昆君素之門君素稔知余貧不以告日悒悒爲余積悶耳  
余亦低眉心語其如區處無術適季若嶺南驄轡過旋賣田三十畝與之  
始償彼棺值也季若又更餽百金不啻春生雪谷矣余詮次是年情事鹿  
腸鈍割蟬腹蕪荒萬縷縈牽不能一述也先是七月間夢在一小寺中蘿  
徑幽僻軒館甚小有香火寥落墻垣蔓草之感古柏數株清瘦如削似夜  
雨曉霽蒼翠猶濕獨余步廊廡間寂然無人余恍然若有所悟自念云吾  
前身名氏爲某今在此爲僧字天寥也亡何有內人之戚得無恩愛已斷  
宜證無生故預示此兆苦海一筏耳而今猶沉淪世趣中竊自愧此一夢  
矣內人病亟遣兒輩往求泐公泐公不能致力兒歸已瞑目矣僅得泐公  
一札云世法之必輪轉神仙誤認遊戲取苦果爲樂事哀哉寔感於斯蓋  
其來也一笑成因其去也愛盡卽滅來則翩翩以降去則紛紛星散二愛  
之蔽幃斯其先徵已今茲之變故其所也是故學仙終不如佛仙是有盡

漏身佛是常住法身若仙人不過朝蓬壺暮弱海往來瞬息耳豈惟夫人  
明公亦應蚤自着脚仙人情重情重結業業結傷性性傷失佛失佛大事  
死又不足言也明公固宜俯念鄙言早學佛事今後再入仙班別無握柄  
人生百年喻如轉燭不可又忽忽也觀二三年光景何如哉不盡可見大  
概耶十月又一札云世法無常電光石火最後一着惟有自性稱陀夫人  
來白蓬瀛非以下女子一念好事遂墮五濁今日是火聚中一服清涼散  
也惟使君秋心之士得無以愛根纏殺佛根耶大海茫茫壞舟失舵深爲  
可慮勉旃學佛暫別永聚可圖也不然一別永別如之何得重晤哉吾邑  
有二沈族一余婦翁家一故中丞憲臬衣冠著望也有某家貧僑居一女  
年二十餘矣余家湖南卽爲浙境地有胥僧面目媠陋家室寒微爭錐刀  
置累千金忽厭薄故妻妾希婉孌而往來吾邑久素聞女美媒更利其厚  
貲計說沈女許之十月買舟取女揚揚得意也行至湖中女忽廉晰其家

故有婦往爲妾耳恨而泣甚遂欲赴水矣幸僧先去其家備治醢脯故得挾載送灌之舟潛圖遁計然一葦跂予已鄰狼穴北風悽寒斜陽又西淼波無際茫茫葭菼間何從辨雲中江樹而駕言依歸瞻烏於誰徒有維谷忽念湖北卽余家也余以名義素重鄉閭雖昧平生情迫叩焉傷弓之羽甫離繪繳驚魂未定追弋及矣余亟命人止之畏余固不敢動然亦寔有所恃具賂行成余曰名家女豈若妾耶厲色峻拒而退然余私念弱女孤舟門無重柝夜闌人靜兩盜魁負之而趨是余爲德不終也卽謂沈曰亡婦雖九原子婦固代理管釜矣吾女蕙綢亦以母喪歸甯在幃賢女暫可悽玉蓬楹避今宵妖彗耳沈感且泣下秉燭夜入婢輩皆云娟然美好女子也洛水初歸明河未渡有婉清揚之詠無慙禮法之家詰日聞果有授計昏夜從舟劫者跳梁蓋若斯矣瀕行沈又泣曰昨暮幸賴慈矜彼已喪氣今聞狡獪之謀將邀諸路叢葦巨瀦曠野無人將何禦之往必危矣余

曰亦有一策吾女本未卽歸今爲賢女去耳與吾女同舟並行誰敢剽吾女者彼不畏三尺乎後聞果有此謀迄不敢發於是思歸之女無歎肥泉式微之露還歸故鄉矣邑侯章公敬明清修道氣知有此事深相歎許曰詎可使鄉之衿縉獨爲君子守茲土者不分義乎故爲擇佳士壻焉委禽之禮悉出章侯侯尤雲霄千古者也邑侯章公敬明旣以捐俸十金助我矣又致一札云文宗方校佩觿之俊故浙闈同籍也可以託童子一人或得二三百金足了喪中諸事余甚心感之然余所託者一至戚之貧士使青其子衿我橐蕭然如故也余有似乎負邑侯乃正所以無負邑侯矣九年丙子四十八歲自太宜人內人亡後蒼華盡白靈府恒催春花秋月晝卷宵燈靡非愉悅之端祇是悽慘之緒如葦蘇州云暄涼同寡趣朗晦俱無理矣有二婢一素韋時年二十一一紅于卽瓊章侍兒時年十八雖周旋屏闥之間有分感傷無心消遣並令出之任其適人俱聽父母自嫁余不惟不取其值凡

平日爐匪箱籠余貧士故非華美者亦悉與之攜去也各嫁士人爲妾四月同季若送圓通老衲大遠入泗洲寺寺在湖之東北唐景隆年間建也屢廢屢復弘治中修之至今雖巋然獨存故宮可考然紫金寶相漂搖風雨青蓮珠澤寥落黍禾遠公戒行精嚴立心冥寂今遂燈炬頓新幡幢如昔古寺復興禪學再振矣適寺前橋成欲求碑記余命俗兒代作博雅古贍何減王子安時年十八歲也六月同吳茂申周安期沈君善君服往徑山繇瓶窰進發陸行五十里將至山二十里許筠成綠地篁蔭碧天人在翠微中迴折上下抵寺則高松直插古木橫森如八九月霜楓露凝之候矣山有龍王神井井側大杉樹高挺千尺旁無橫枝不知何代所植真異木也正三伏中日可單衣衣必覆袂清涼世界別有天地矣禮國一祖師遺像訪喝石雞鳴古跡張子韶談禪處東坡洗硯池池畔雪亭上人建靜室焉上人能詩書傳雲門宗不衫不履散聖安禪也捫蘿陟崖撫弔峴山慨然典

型不遠之思寂照菴則大師藏經處也與吳門泐公有約故遂亟歸遊未一二深負山靈耳八月送季若入都報命同候泐公泐公贈余二語秦世身爲魯高士漢朝我識梅仙人泐公故以余前身爲秦太虛太虛前爲子眞仲連也九月午夢堂集成鷗吹三卷彤奩續些一卷窃聞一卷伊人思一卷秦齊怨一卷岷雁哀一卷百旻一卷并返生香愁言二卷共九種後入靈護集爲十種

十年丁丑四十九歲疏窗日閉蕭如旅客劉文房詩湘竹舊斑思帝子江籬初綠怨騷人悼亡之懷一往益深耳六月太宜人服除謝弘微答沙門慧琳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寔未能已七月二十七日送先大夫入邑賢祠十四載清風白雪四十年幽壑紫京式安先靈藉茲鉅典門愧通德未立鄭公之鄉禮重旌賢幸躋文翁之祀刻有崇祀公言夫允行由於學使詳覈屬於龔宮而通上達下必經備兵其吏胥索費百端繁夥且曠日持

久人皆患之况余貧士豈能辦此獨今所費甚簡又無停閣皆觀察馮公  
 留仙名元颺德也我子孫世世其可忘哉八月置放生柵於寶生菴前湖  
 中先是脩整榱桷鐘鼓聿新堤上植桃李芙蓉華如繡矣僉議須一守香  
 火者庶幾神明依憑草木亦不致荒落春間延一衲子慈洲居之因創作  
 放生會自七月中元日為始八月初夜夢讀古人文旁有一人亦來歎美  
 余問君何人來此共閱曰我陸放翁也曉起取渭南集視之至廣德軍放  
 生池記云延袤百步泓渟澄澈薄柳列植藻荇縈帶水光天影盪摩上下  
 余恍然久之此即我湖上景色也其殆欲我為放生布置乎遂作柵為魚  
 圃買竹木二十金南北東西俱三十丈十二月內人二十七月己遇兒輩  
 除服傷哉

是譜作于戊寅春附蘧伯玉知非之義故迄四十九年止也以後更為

續譜 自撰年譜終

年譜續纂

吳江葉紹袁大寥纂 順德鄧 實校錄

余戊寅作年譜低徊五十年間無非愁情鬱抱也總而論之僅癸卯芹  
 宮寸步然而鬢裾冷落名途隕躓結蒿燈火吹齋風雨叩甯角而夜歌  
 臥牛衣以曉淚皇皇二十餘載矣甲寅幸生長子太宜人祛篋宵警祿  
 衾失色戊午己未庚甲迭舉三男旋有意外鼠牙憤悒計日甲子偕公  
 車之駕乙丑與曲江之宴己巳太宜人七秩眉壽稱觴獻觥辛未宦海  
 歸來三徑五柳惟此四載一伸低眉耳戊辰羈旅都門蕭然六館庚午  
 軍胥鞅掌百責瘡瘁遼水無極莫傳寄隴之書雁山參雲空誦登樓之  
 賦泊于壬申喪我二女委玉質于青燐化明珠為碧血啜其泣矣我勞  
 如何乙亥百凶更難言之北堂之恤掩蓼莪而隕涕西河之戚拊芝玉  
 以摧心誓共姜於閨女弔山簡於嬰孩而奉倩神傷安仁亡悼屏幃春



風罷彤香之麗管流黃夜月失綠黛之詞人自春徂秋半載迭遣旁觀  
行道無不纍欷而况身當之者哉年來殷憂稍定往事東流雖有子雲  
明遠之感束皙應璩之歎然望諸子六月一息扶搖即起庶浣至哀覲  
舒貧緒詎意庚辰又遭俗兒一變崩肝裂臆豈辭說所能罄歟重午競  
渡俗百日也蒲捐艾廢淚眼昏荒不知我之此身更復何如因詮次三  
年情事繫為續譜倘未即填溝壑隨時綴成之爾

崇禎十一年戊寅五十歲正月人日友人遲余至江上至元夕歸家家故無  
燈天亦無月壺觴獨傾兀然就枕曉起巡簷梅花放矣冷蕊欹簾細雨溼  
砌紙窗竹屋虛無人焉時余偶患脇痛余生不堪病病必藉婦左右之令  
婦亡忽三載矣回首如昨益欷歔不禁腸寸剪也徘徊移日無可與語入  
婦故房拂塵榻臥其上諸子在外止二婢雙飛年十八 遙清年十六幼女千瓔年十三  
人在旁如童子隅坐視簣者此外非但人聲春鳥愁寒啼鴉怯暮亦寂然

不入耳觀此淒涼不覺拊膺一慟時暝色盈衣惟有暗香疏影知我哭也

是日正月十八日二月廿四日偁三年畢矣顧女絃來奠除帷座即加冠焉感念

亡兒寸心為裂嗚呼痛哉六月余親學宮頽圯發憤欲効修舉之勞率諸

友具呈張玉笥中丞名國維呈即余筆畧云敗瓦零堦砂礫具太山滄海殘

磚委砌甍狐對鼓瑟歌弦飛閣崇薨每過梅林而隕淚丹書素甕矐言藉

舍以傷心室惟環堵有似秦灰齋號讀書永無蕭字鄭公帶草幾遷孟氏

之鄰曾子負芻盡毀武城之木欲泣昭王之樹祭屋一間好鋤故相之瓜

荒畦十畝真可為宮牆秦庭七日哭也時有南糧耗羨可資修役令公欲

余司會計焉余以錢穀糴途非士君子所宜涉足遂堅辭之學亦終不獲

修詳載辛巳 募緣文中八月丁百生有上海膏腴幾百畝本陳太僕遺業百生謀而

得之償價甚廉後太僕家漸蕭然嗣子求貼百生不以禮待陳生憤甚訟

之樵李百生邀余往見郡守鄭公漢奉名瑄與陳生猝值於客館中陳故憤

也余則語甚平氣甚和力許調停陳乃心折遂求處分焉蓋丁雖所恡在貼而情寔畏訟陳無樂於訟而意原望貼余以止訟之權操於我而丁不敢不貼又以能貼之權操於我而陳不敢不服余之貼矣於是丁息訟而獲全其大體陳受惠而甘棄其故物余竊自喜有排難解紛之意焉陳生德余甚以其子宜生執贄門下時年十八翩翩美少年能文章者也陳太僕名所為先大夫丙子鄉同年丁為先伯贈太僕公之壻云十月為世俗娶婦沈君晦女也名憲英字蘭支靈秀之氣如春山翠微菁葱曉黛能文工詩詞佳兒佳婦豈料遂有傷心之痛哉十一月上浣夢紫柏尊者過余余亟迎入秦齋師南面憑几坐余拜几下師為書二語遂寤忘其上句下句云日看孤松淡淡閑余家庭中故有一松先大夫手植也徵繹語意似不當為小草之出而山林趣况或亦未死未幾為四子世侗入郡學從郡返至江干適余初度日諸友醵金壽余不敢虛諸友意受之佐刻藏經因

過接待招提寺主希白為展師遺照幸一瞻禮恍如夢境十二月考案發  
怪俗俱得錄科歲云暮矣余患臃腫之毒疾甚除夕諸子飲余榻畔談及  
內人更為大慟余元日詩有猶記昨宵樽酒後斷腸一哭送黃昏也

十二年己卯五十一歲二月送外父沈憲副公入邑賢祠四月夢內人如生  
存日余對之語曰我已薙髮法名開山內人云此昔崑山一禪衲名也余  
曰若爾不應更襲前人余曾夢達觀大法師法語指示當字夢達以表之  
仍俟紫柏再來授名可耳寤心異之自念夙因幸或未泯然紫柏行藏出  
處不甚了了塔銘是愁山所撰試一尋攷而銘載徑山志中簡志方啓卷  
目則第一行書云開山第一代國一祖師某恍然開山二字在上祖師崑  
山人也余鈍根拙性六情紆擾西方大聖慈航不倦豈三生石上固有舊  
因緣在哉六月五女千瓔一字呈一詩云風動簾開日影清綠綃閒坐午  
香輕銀牀寂寂桐花落遙送流鶯第幾聲時年十四清韻秀骨有如其人

母亡時女年十歲亡後記誦虛矣此似有夙慧可喜追憶其母姊又可涕也七月望侄倅同君服往金陵貧囊如洗賣田十畝始能治裝余送至閭關於時白月流天涼風初動妄希二子必可望漸遠之羽酒酣起舞夷猶嘯傲不復知漏鼓聲催葭波露冷也八月倅卷可以掄元人盡許之及榜發二子俱報罷倅病傷嗽自此始矣醫云肺中暑毒則自六月覆考從家至郡又往雲間旋又鹿城晝夜披星戴日踟蹰過恠言念及此可奈何九月四子世侗就婚周仲烈家婦名盈盈字彭彭十月余挈倅就醫於郡十一月倅同倅就醫於郡十二月奉先太宜人合葬於大珠原塋不腆汙萊之遺寔非先大夫宦橐也皆本外家奩資爲襄事又賣四十畝矣倅同倅更就醫嘉善昔先大夫待兄如父孝友著稱吾邑今倅能愛弟如子往必偕行倅行吾心安矣除夕留武水不歸故鄉今夜愁鬢明朝余在家中與幼兒輩一燈共飲淒然光景真可墮淚余祭俗文云愁中守歲病裏迎年

遊子無親寒閨有婦嗚呼慘至此耶族弟汝常三喪未葬臘底欲舉而懸磬之室實難襄事余傷其貧也買磚與之始得成壙

十三年庚辰五十二歲正月十二日余往嘉善視倅疾至第二日大雪瀰漫松摧柏折積地盈數尺自望至晦陰凍不開冷亦異常倅疾亦日深余因循不能歸矣閏月十九日倅情迫切錢塘有生人作冥中錄事人爭傳其異倅往求之是日風狂雨橫倅不顧也臯亭山法師雪松適在嘉善智證菴中余請爲倅建延生道場修金光明經懺總費百金皆賣田爲之自二十一日始二月初一日圓滿二十二日倅體益弱亟與北還而倅婦生一女未及彌月因修懺事故過門不入就近暫棲圓通精舍俟懺完卽回豈意二十四日丙夜倅遂長辭人世痛哉自蜡月十八日往武水別婦至死未及一永訣婦作哭詩甚慘何減令嫺祭文徐勉閣筆倅隨伴兩月爾時在武林亦不面也初一日歸殯於清白堂之東楹賣田二十畝以買棺具

痛哉余有小啟為俗求挽什畧云岐憫厄屯之歌遂符此數趙岐危疾作  
二章寂獻中興之頌僅逾其年王寂二卒猿峽舊腸對春花而再剪鵲枝新血  
十一叫冷月以重流昔聞一時名士咸哀武子之亡亦有四十餘人盡作嘉賓  
之誅倘邀安仁妙筆塵起蒿風子野挽歌聲悽蕪露則湘東三管豈猶金  
字不傳俾西河一哭無恨銀書未勒三月季若陞南光祿卿畫錦歸里傷  
余貧而戚也為贈百金因得與俗刻時義名苗語古文名靈護集傷哉五  
月霪雨不止民情騷動米至一兩六錢六月初一日余作書寄季若時為  
南光卿云家鄉幾為戊申之續幸而猶得插青但米貴甚米價益高而巨室益  
閉不肯糶小民豈能枵腹待秋成乎倘傳教家督或開糶或廣貸使民有  
食以為于耜之資嗷嗷眾口誦德不淺矣又與周安期云米貴一至於此  
如何如何考朱晦菴崇安社倉六百石米是請於郡而得者今日勢有不  
能或有私相謀之可以如社倉者乎切深濟物之苦而無濟物之財之具

敢敬商之將何策而後可安期札報無策南都回音至十六日方至而十  
五日搶攘先作矣余一片熱衷空付鹵莽邑中光景聞之駭人鄉聚村落  
無處不登屋而呼斬門而入亦何異焚領軍張彞第哉猶幸如天之福旋  
為撲滅不然亂其何日之有七月注金剛經參同契初次就稿二十日世  
侗生男名舒崇雖房序屬四寔長孫也字之寶掌昔魏晉間有寶掌和尚  
住世一千七十二年取其壽也自慶有孫又悲世俗無子哀悼何能遣歟  
因名世俗女曰寶珠法華經八歲龍女獻寶珠於文殊菩薩化為男子今  
年歲在龍世俗身後止此一女是代為男也合之則又掌珠之意焉八月  
馮茂遠知余厄同在陳舟米十石餉之十六年老進賢猶藉親戚以舉火  
原憲曰貧也非病也嗚呼是安得非病乎哉家中食指繁多十石僅可支  
一月九月炊人又復告匱不得已復于大理仲子借十石食之辛巳賣屋  
於屋價內扣除還足十一月往天池山竹塢送安期家襄事也松徑流泉恍如昨世

余丁未年同袁若思寄居蓮花峯下寺中自秋徂冬迄今三十四載青山如昔故人已非即余已成白首矣愴然感懷欲寫一二韻語記之是夜舟中即夢作一絕云相尋林壑過幽棲三十年前識舊題證得無生眞法忍數聲啼鳥盡菩提山寺故爲紫柏煉魔場當非偶也宮詹華未齋名琪與余同門契稱莫逆其門人王有三名重入司銓曹未齋深託王君欲以余名登啟事爲小草之出余上嵇中散之書止焉未齋知已故高千古然未料余寸心已灰盡也十二月九兒世儋錄名院試廿五日移世偁世儻昭齊瓊章四棺權厝於寶生菴荷花池之北泚

十四年辛巳五十三歲正月亡俗期喪告除哀愴幾絕二月十五日舉同善

會昉于錫山高忠憲公名攀友人陳發交名龍繼行于武塘今余亦倣故

例爲之首瞻節孝次賑孤煢又季若以北廷尉被計典畏城中多亂思故

園歸隱余鬻西屋謝齋與之諸子書室俱遷于東俗侗亦遂析爨而食三

月柱史疏薦地方人才同年凌駿甫名義渠爲蘇松備兵使首列余名不

余告也迨後見其詳語知之詳云天植孝友性毓貞恬不以榮譽割親慈

不以世味易菽水蕭然三徑數畝之間人莫得而親疏之者蓋已十年于

茲矣今孝思已展可令忠猷再鬱乎云云蕭然二語知我何深余雖久絕

春明之夢然睠此高情不覺拊心欲泣矣四月入踞湖山得百福字圩雖

在平洋然本崇巒起祖分爲五支而下兩水夾輔行之歧左右二翼天矯

曲折以出可五六里許將至結穴忽作陰平狹道懸車束馬若斷若接欲

起故伏出爲曠然平疇端圓無缺如鏡之朝開月之初望也蓋堯峰寶華

諸山皆自庚兌迤邐東行直至上方石湖而止故陸墓隨祖龍順行爲此

地右臂吳山則於將至上方之處忽轉一峽逆向西南橫峙於左以抱此

地於內非登吳山之巔不知也覆釜金星案平列於前東西如繞屏幃後

衛而左右環之水面諸砂如飛雲疊石丙上波光明映汪洋可挹西來庚

兌水趨朝於前去路有屋遮之有砂阻之有橋鎖之皆合法也近雖由乙辰而去總其大勢太湖自湖州西南發源萬流皆歸東北當以丑癸為歸墟焉田為承天寺僧業適吳興溫于石名以介後改名璜崇禎癸未進士在華林相識與寺僧故為至交也至寺憇惻慨然遂得買之考唐陸廣微吳地記云橫山又名踞湖山有晉門下侍郎陸雲公墓又云張翰葬橫山東五里又云顧野王墓在橫山東平陸地按雲公字子龍作太伯廟碑文為張纘所歎是梁天監時非晉人也五月米貴至二兩六錢人思洵洵余鑒去年之弊深為寒心創立義倉共得米五十餘石分濟貧族倣朱晦翁故法加三收息族人樂於得米又知倉立義名總因賑族而設不以責償為苦共德余此舉也城中未行平糶道旁聚訟余決然先行於鄉珠粒雖乏欲為多積者倡不敢顧私然僅可糶十石每升以錢十四文一分八厘為率人心胥悅於是大理亦行於城而鄉城俱貼然矣然米雖平糶小民亦知感德但久旱不雨飛蝗蔽天疫氣

流行死亡比屋邑士大夫不得已控之撫公黃又生名希余乙丑同籍也

公呈為友人所作語少激切時聚胥江舟中余索筆稍增減云雲漢彌昭

江湖盡涸向來沃壤既憂於岸高而勢艱平昔患區又苦於土疏而善漏

兼以到處皆蝗數十畝須臾即盡連家是病幾千人存活無多父老號哭

於載途婦女悲啼以徧戶竊念賦徭田出田已赤地成沙田藉人耕人又

流亡滿目縱極催科之不恤并無骨髓之可敲恐此江南澤國之藪致有

山左中州之變伏乞軫念下邑罹百年未有之奇災轉為疏請 聖明霽

十分改折之異數則餘黎邀更生之路而台臺宏再造之恩此六月十五

日也自是時雨遂降高低盡種蝗亦不甚傷苗又大半中霧而死沈青芝

為同衿中二三無行飛語中傷余發中丞司理二書極力排解公論大明

人心咸服十一月初八日五女千瓔歸於王壻復烈女早失母既無人為

治奩而年來蕭然之橐益不能支不腆數畝半傷於旱蝗半萎於霜霧不

得望十之六七賣田借債僅僅拮据成結禱焉吳中紛華靡麗沿習已久  
 至於親迎之禮俱廢不行余必為復親迎戒奢侈語壻家曰歲凶民飢餓  
 殍滿道而誇肴饌炫聲樂梨園徹夜豈士君子讀聖賢書所安於心乎吾  
 輩無挽回天災拯濟生民之力不可不存吉凶同患之心焉於是王亦從  
 之悉歸於儉撤樂不作是冬米價至三兩外數百年未有也吳江最苦者  
 莫大於北運之役今春黃又生中丞以邑令葉翼治才短更命倪司理各  
 主之全以賄賂為低昂出入任意操縱無法人心憤甚而司理勢禁威  
 格幾於鉗口結舌矣余有駁司理六議欲上中丞為友人沮之合邑士民  
 既已怨苦之甚適 明旨有官收官解下部議覆輿情翕然即欲舉行之  
 十一月為北運公函上黃又生中丞書亦余筆也既陸文衡執異議書不  
 果上北運諸人不得已求復以南貼北之例庶幾稍償一二余又作牘上  
 中丞中丞下其議於邑邑令受胥吏之言終報罷不肯行信乎善事之難

成也書載余欄塵集中蜡之二十五日歲云除矣寒風淒人適陳孝將使  
 至蓋九月中有鄉民訟者求余牘通司理孝將居間約三十金酬焉是日  
 先以十金來止九折耳而孝將札言已之窮境潦倒不堪為懷云徧覓五  
 金聊欲供除夕柴火遣僮入市自袖出遺之地不知何人拾去矣語甚憤  
 戾多怨余即分五金寄孝將代為此僮償之而以四金為兒輩供椒盤數  
 日夕其又二十金則孝將取之為金陵秋試遊資余亦不復問也余非沾  
 沾敢以此為德亦見余之澹然於利而我兩人之相好如此

十五年壬午五十四歲正月送袁司馬公高要令公若入邑賢祠袁氏父子  
 同舉俎豆亦盛事也同年凌茗柯備兵蘇松實有力焉二月余自山中歸  
 友人汝君弼與余非深交也遣其子叩門以一函投焉則君弼手筆云貧  
 老且病又歲荒問貸無從足下素疏於財而肯振友之乏敢以情告乞以  
 三金為藥餌資余惻然興憫即設處與之三月袁氏來迎長女昭齊之殯

歸葬於其新阡禮也朝宗禪師自曹溪貽書勉云根無利鈍學無久暫只貴自信不假外求一念迴機頓超無學從無一法直下好休設欲假一法以得休正所謂不肯休也四月學使案發諸兒無一錄者足見無營寡求不效於今時如此世風益趨於奔競而不可止矣余雖過於守拙然得失自有定數亦不爲無益之悶也兒輩殊悒然發憤下帷讀書圓通菴中五女千瓔歸寧留一月去六月大雨決旬幾爲戊申之續幸而盡晦而止三伏如秋七月佺以遺才入金陵侗儻又不錄也八月晦賢書至佺卷精密高亮人共稱許而名落孫山外殊可恨恨然是科賄賂公行目無法紀上喪官箴士亡廉恥人心共憤歌謠載道遇不遇天也今則以不遇爲幸矣九月淮陰朱生熙哲善李少君之術招瓊章圖之靚麗娟好宛如平昔雲煙縹緲中風采奕奕也朱生之術可謂奇異而瓊章之仙益信矣詳載瓊花鏡十月黃中丞爲北運官收官解事銳意行之先是六月具題奉旨允矣

今已迫征輓之期而令君中胥吏言不欲果行余又作書促之十一月纂抄楞嚴經注完閏十一月十八日世侗第二子生名舒徽

十六年癸未五十五歲正月元日朱子夏在樸著總詳江右劉伯龍治青島

之術名重海內適在江城初九日邀往看踞湖山大吉云此蓮花出水形也後有蟬翼砂蜂腰峽前有半井爲荷葉藏花且亥龍更難中抽此天皇正脈也十一日歸看大珠不吉云龍混來而莫辨水反去以無情於是不得不思所以遷之若早遇伯龍而遷豈有諸慘戚事耶竊爲抱恨以終身矣二十四日爲俗除幘傷哉三月流寇烽甚急云欲趨東壩繇宜興入直抵蘇常人心驚駭撫軍鄭公名瑄治兵采石倪司理名長以吳江有空役六萬餘金可以助餉倉卒下令民情震動余率衿紳上書令君而令君不敢以聞四月十九日孫女寶珠病越三日即殤時年四歲俗亡止存此女忽罹此變憂心如惔以爲今年又見此事忽忽不樂未幾五兒世儻又疾作



矣儋自去春科試不得意中懷鬱鬱微傷血症有黎川王醫素以此見效療之即瘥八月又發復療平之儋既信服此醫而余與兒輩亦皆稱其善今年三月又發復療之如初止矣頃以家中瑣屑欲養疴圓通庵余從其意甚喜四兒侗偕焉廿七日午間同啖飯及肉挈書篋辭余而往欣欣然得也越一夕廿八日忽患頭痛疑或昨勞憊所致召醫脈之云虛火上炎耳用人參地黃牛膝三四服漸止然儋素信王醫必俟其至則以頭痛爲客邪實火非虛火也服竹葉石膏湯二劑而眞元下陷小腹痛不可忍矣初八日余載之歸家適洪山來至曰脉氣無害但誤服白虎湯者不治今不醫病且醫藥耳投以參芪漸有起色使此時參芪多用自效而山來又懼不敢多眞元益墜不能復升十二日漸又作惡天氣異熱十三日語言卽不能清楚目不識人惟呻吟呼痛痛餘或呼母或呼觀音大士至十四丙夜瞑目矣傷哉痛哉雖欲以白髮衰翁代換兒命何可得哉儋爲文雄

俊奇越余恒私喜曰此後來秀也孰意一生期望卒至於此余貧甚今年將於九月爲儋賦宴爾苦無餘椽可居不得已正月初爲築地且椽橐焉拮据捋茶歷五閱月屋猶未就而儋長辭人世矣賣田十三畝與大理始得買棺何其慘哉余生平不甚病哀苦之至三伏病甚幸而不死死固無恨得見先太宜人亡婦亡兒女於地下亦九原快聚然又未可卽死兩先人正將遷葬亡婦兒女俱未入土也八月五女千瓔歸寧哭儋兒輩往崑山應試余入踞湖山爲先人新塋規始焉踞湖山卽橫山地在于洋名百福字圩辛巳四月買承天寺僧者也本爲內人松楸之所年來因循未葬春間劉伯龍極言大珠故壠不可不遷遂以此地先安考妣而後更爲內人覓焉余思地旣果佳福及子孫慶流後裔事亦豈小迺朱子夏爲余衍皇極數至辛巳得澤火革五爻無一不如神之應詳見別記獨不及於獲地何歟豈易反明於小而不明於大歟因復玩繹爻象則數實有之向自不解

耳按說卦傳坤爲地又曰其於地也爲黑餘六卦不言地也至兌則又曰其於地也爲剛鹵剛非山地歟中互乾巽非乾亥來龍東南行勢者歟更有異者本欲葬內人內人庚寅生而爻辭曰虎變變則動非此地矣既葬內人則余後亦同葬此彖曰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而九五下應六二爻曰己日乃革之余己丑生二爻正離卦己丑爻也則余亦革而不居於此矣又曰未占有孚孚信也於今未年信之大人虎變則先大夫葬大珠在丙寅年至今而變矣己日乃革之先太宜人祔葬在己卯年今而亦革矣何其奇合若此哉壬午升卦上爻冥升利於不息之貞詳見別記今年癸未震卦四爻辭曰震遂泥泥本作去聲解而平聲即泥土之泥也爲僮兒將婚造數椽之屋正月卽爲築堵抹之度之九月爲先人斧封修平灌樹而啓闢之至蜡方畢是始於泥終於泥也震爲長子數屬四兩震相承爲卦卽當入數長與四安然於內繼長而居五者化爲土矣所以有五兒之痛又爻

庚午正與甲子相戰者也彖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則遷葬之舉亦宜有之嗚呼異矣五兒今年數得豫卦四爻辭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方共以爲婚姻之兆豈料及此大約用爻必不可與命戰尅豫四爻亦庚午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亦非吉語朋盍簪者孰知非夫婦之朋乃兄弟之朋哉榕亡於圓通菴中僮亦自菴抱病而歸榕亡之日爲丙午而僮歿之日亦丙午也異哉僮有古文詩詞數首亦欲爲付刻聊舒痛憤而囊中蕭然故未能就佳侗因學使按試刻文列僮於中名寶生菴課藝僮生不及一見死而社焉披文一痛傷如何矣

昔時吳江城中有居民沈以賣糕爲業不知名人皆呼爲沈賣糕云丙寅年方二十餘也聞郡中爲周吏部蓼洲擊緹騎事心竊慕之會同邑周侍御來玉亦被逮北上奮身請從入都逆璫燄方燎天來玉公子至不敢窺春明一步而來玉既下詔獄家人輩惟有鼠竄匿耳奔走服勞及買櫬視

殮皆沈為之周安期記之詳矣余輩率共加禮貌稱為義士於是即名沈  
 義相與薦於蘇松備兵馮公留仙馮大嗟賞擢為牙門旗尉未幾馮以東  
 林聲氣被謗左遷因欲有中義以危法而借題累留仙者司理劉名從索  
 賄焉義寔貧無以應也岌岌乎不可測矣代馮備兵者山東宋先之名繼  
 余同年宋九青父也名九青余向待義甚渥義故來求余解之余不惜往返  
 不憚口舌乃得卒免時戊寅年留仙聞之千里貽書謝余然余實以報留仙德  
 為先大夫崇祀事并為來玉大僕也義且不論而論義饒耶今留仙督津門巨鎮  
 義奔隨之虜來稍有功授參遊等銜客有歸自燕者道由天津見其赫奕  
 甚多得錢矣扼腕余貧無能為先大夫遷葬特來告余曰沈義當日非君  
 力救且必死今日富貴安從來曷往徵之余笑曰當日之為義者為今日  
 地耶士君子而望報於若輩乎何見之不廣也我貧固我命耳雖遷葬大  
 事其奈何客退聊爾識之重九後二日

五女千瓔歸蘇州九月晦童生案發凡勢貴素封之家平日以指屈計其  
 必獲者聲相喧闐六兒偕王婿復烈俱失望焉余因作數韻有柴門惟鳥  
 雀蕭颯真可憐也自念二十載老進賢矣兒婿仍如孤寒府扼於府院擯  
 於院世風日下於江河而恬淡寡營者之百無一效也可以慨矣

十一月初六日丙申啓大珠先塋遷往百福是日大東南風蚤抵北關猶  
 憶丙寅年葬時亦在十一月而石尤大作飛沙撼木幾不能渡己卯年葬  
 太宜人亦十一月初七而陰雲覆雪晦黯慘冷之象至不可當足以徵地  
 之多凶矣今天色既暖風檣更利固宜吉也初七日至百福余留山中殯  
 停墳屋內屋亦新剏數椽茅茨耳余名之風廬志風木之感焉葬期尙遠  
 侄侗偕倅俱歸泣思二亡者為之斷腸俗亡於庚辰而地買於辛巳相去  
 猶後一載若遷舉之議始自正月劉伯龍為選日定於小除儻所知也欣  
 然以得營吉地為幸豈意五月遽歸九京凶則亡者受其殃吉則存者膺

其福誰非我子獨俗儋之當其凶不得與其吉也能無痛哉在山中兩月親友陸續載酒肴相過殊忘寂寞之苦因作風廬紀事詩一百首誌友誼也十二月廿四甲申日酉時先大夫太宜人歸安土焉是日天既晴和又東南風人情交相慶也二十八日治裝歸家西風烈甚渡太湖在千尺銀濤上一鳥迅飛黃昏抵家

十七年甲申五十六歲元旦揲著得革之家人互妬 又一口 一一一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納甲丁未故十八丁未日侗起呈補考三月二十佳結一社聚族會文余名曰蔚社以革上六其文蔚也三月在革之二爻巳日乃革之上應五爻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侗甲寅生故遂有會文之事然十九日丁未不舉革上六而舉於二十戊申者固二爻巳日乃革之次日巳酉文散為革也四月聞 都城失守 天子蒙城正

在三月十九日神人之憤可勝恫哉五月初一日嚴甥仲日來始知有不忍言之事為之一慟心搖搖如旌懸者累日作挽 駕詩十首不敢斥言

宮車也是日余揲著占北則既濟三爻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占南則巽之二爻五爻二爻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五爻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至五月初三庚寅日南大司馬史名可推戴則史巫與庚三日

日皆驗也安知三年之後不克北乎廿二日 令旨至邑發哀哭臨三日止六月祁安撫至名彪入城謁之熊魚山遣戍浙衛因避寇亂遂不復歸楚居於江城晤安撫公必首以余為言欲其速登啟事至再至三然余寔不欲為小草久不作春明夢矣徐太宰虞求名石以余清恬久困日對人

太息至是入司銓衡即首推余已擬福建提學而揆席中欲索賄萬金余不能應也遂爾中輟有能應其求者得之九月為徑山雪亭復有所爭同沈若予君善君牧留侯周安仁至山欲邀鉅德入方丈而杭人欲邀覺浪

尚未定所歸鉅德三峯之高足覺浪博山之道裔曹洞宗也顧漢石令錢塘因從徑山至杭居西湖十餘日山光波影日夕向小樓中掩映君牧家樓然天氣甚熱不能步游也止在湖舫聊一棹耳刑名疎簡僅獲八十金時十月望矣千瓔歸寧在家余自杭還僅相見三四日石書來即同返郡余在杭時十月初三丁巳日世侗第三子生名舒嵩令公葉敬甫名翼雲奉中丞薦舉人才事首推余立德名道足表人倫一科余力辭之

宏光元年乙酉五十七歲正月十八日雲林仲日來坐間雲林言昔歲以役事入都門與無錫華生朗玉同舍華生與白惠風尚書名貽青武進人中表戚也華生投謁亦并引見雲林尚書故盛德待如舊雅問雲林云聞君家吳江兩昆季廷尉幾有戎嶠之癖虞曹貧日益甚蕭然不顧也日以詩酒自娛可謂一志在一時一志在千古矣夫余臥冷菰蘆與尚書未及一識荆感其言若是豈敢曰公論在人正所謂何修得此也與樵李徐虞求太宰今

日兩知己矣二月望往杭適有採選淑女之舉內璫橫行浙中漸至嘉善

王子亮遣人相問余未歸也佮率佮至子亮家稍緩故未及成婚丙戌三月

八月十日會嘉善有芄支之試佮遂應之三月案發名第一學使閩中李介止

名於堅夙著才名甚賞佮文評云辭鋒鬱壯妙辯縱橫平慧心靈悟雷霆發聲萬

國春曉豈小乘家可望錢閣學塞菴先生更為擊節有以南華之汪洋闡楞嚴之了義之語比之吳因之焉余幸同心惟其已貴而物輕是以身退而名重噫余何敢當此語哉四月科舉案發佮伴備取佮文精邃深遠反致見遺學使朱國昌廣營賄途而故錄紕繆以為奇異如吾邑誠則明題有用弱水黑水孤舟嫠婦等語俱標高列此偶聞一二耳餘不可枚舉各邑皆然嗚呼聖賢微義 祖宗鉅典放僻至此真可衝冠憤而切齒憾者豈無三尺不當伏觀闕之誅歟孟子曰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夫言心聲也士子如此司文如此肺腸久已作□□□□□□□□

□□□衣冠胥□□哉六月初四敵至蘇州士民執香以迎有奸臣在留  
都主持之又有在郡爲首媚焉六月十七日顧漢石自錢塘挂冠蓋欲死  
數矣士民號泣守之不得已縋城以出送歸十九日抵余家二十一日卽  
往崑山二十二日敵遣兵求焉余幸先知之同子婦俱昏夜徙匿詰旦兵  
至統兵來者邑丞朱廷佐練兵蕭某也十船百人氣燄張皇不寒而栗尋  
遇漢石於途余家獲免然兵之縱掠多矣閏六月十三日沈君晦起義師  
於陳湖至邑斬蕭練兵以報漢石邑丞以遜故不及授首入郡功垂成矣  
又復失一機會深可歎也廿六日嘉興城陷徐虞求太宰死之追諡忠懿廿七  
日山左宋玉仲玉叔王敬哉謝德修左蘿石夫人挈家避亂來投家丁俱  
驍勇善弓馬有賈如雲故將也亦在行中余爲桑梓保障計分宅居之族  
中亦相率授屋各爲居停屹然如一重鎮焉吳日生師起執僞令朱廷佐  
誅之卽故丞也與君晦之僂蕭練兵一時人心俱大快焉七月金陵大盜

徐復假稱中山王裔袁四履名崧若思子誤信之尊爲上客遂至毆縛士衿因  
以兆禍有松江陸季先集兵焚四履之屋書籍器什靡有子遺中元之日  
若思夫人挈諸孤孫孫女徒跣奔避余家而徐盜亦來求庇適吳昇嘉名志  
葵吳淞總兵使至宋玉仲家共執徐盜與之誅徐盜正爲四履誅激變者以慰  
其先尊人於地下也數十年堂構化爲灰燼而異書秘本鄴架惠車無一  
存焉此恨千古不磨然比匪之戒四履自取之亦可無內艾哉四履泣謀  
於余余曰此時而圖報復中原無主不過交稱兵以戰兵強者勝相抗何  
有已時當俟中興啟運痛哭於 聖主前以洩此異憤耳二十日吳日生  
大敗於梅家柵敵遂紛紛南下薙髮之令如束濕薪余於二十五日率諸  
子行遜爲僧矣

以後俱載甲行日注中二十五日甲辰日也楚辭曰甲之鼃吾以行故  
云

年譜續纂終

天寥年譜別記 一名半不軒留事

吳江葉紹袁仲韶纂

順德 鄧實 校錄

萬曆二十六年戊戌余十歲見圓光之術如畫圖掛壁山川草木人物室宇  
 纖委曲折映目可指沈宏所中丞以孝廉讀禮時在袁司馬公家問向後  
 事業則青袍而出容止宛然俄而進賢銀章俄而金鞵綉廡固居然中丞  
 服采也次問若思初視子衿旋青遂緋從大道乘馬至水涯登舟錦纜牙  
 檣向蒼茫無際處引棹而去迨天啓乙丑成進士任廣東高要令嶺外濱  
 海之邑長往不返越三十年而應不爽矣余在南都若思訃音至因思之  
 悚然更有諸瑣事恍恍可憶面目逼真可笑不必記也嘗觀唐宋以來稗  
 官野史載仙詩甚夥並未有及圓光不知此術果起於何時著異若爾  
 已亥春先大夫以多病杜客山中在靈巖西北近雅宜山一小園亭流泉潺  
 湲林木蓊蒼屋不甚大而參差窈窕殊饒幽人之趣花草繁列其中荷花

亭邊兩西府海棠圍尺許矣開時爛熳盈枝芳豔無極兩桂樹在樓東後東西交接直覆過樓也此二種俱百年外物至今思之殆不能忘云先大夫捐背後卽已棄去故也按雅宜山本名雅兒山唐湘東太守張濟女雅兒葬此故名

庚子門前有一道人來人皆以爲仙余時十二歲不甚了了但記其能食乾稻柴剗成寸許與彼卽嚼而嚥之食畢飲冷水一二甌而已日以此爲常此余目覩今猶及憶者或更有他異則已忘之

辛丑

壬寅

癸卯余曳屨時學博荆溪蔣笠澤先生也余雖少先生甚鑒識余與其季子定交季名允岱長余一歲時年十六矣先生方正端恪季獨芳華標映風流自喜未幾先生遷六館歸荆溪矣

荆溪故有晉將軍周處廟春日士女闖盜友私拉季出游觀焉見一名家閨女麗豔絕倫季心動遣人詢之則進士吳徹如女即季所委禽者也歸而注思不置寢以成疾先生義方嚴肅季故諱不敢言先生則以病也故遲其婚婚益遲而思逾切而病益彌留不可藥遂至于死吳女聞之矢節不嫁

甲辰

乙巳與袁若思陳賁聞發交兄弟共筆硯自是往往相同日則論文講義夜則樽酒笑談並席篝燈連床對影歲不輟也余與若思俱成乙丑進士發交登甲戌榜祇賁聞戊午浙江解元僅南宮一試下第遂殞傷哉四人無一老子衿亦可記也

丙午

丁未余在馮茂遠家識陸肇丹憲副公子也生平以好琴廢學遍遊海內訪



善鼓琴者因而洞曉琴之良楛精瑕非真中郎焦尾長卿綠綺不屑視也  
凡有古琴無不重賞收買家藏數十琴皆名賢遺物因而又廢家遂有悲  
歌慷慨之况焉彈長恨歌至蜀江水碧蜀山青以下如泣如訴座中無不  
欷歔泣隕矣自以戴逵阮瞻再生莫能過也余學三日陸大異之即慨然  
曰我少因此事時名浪擲家殖凋荒今貧又多病恐一旦溘先朝露廣陵  
散遂絕於人間欲爲傳之而難其人子殆是也庶幾無墜我志乎然已迫  
歲除不容無歸越明年春因試事羈鹿城兩月試又失意未幾水災爲患  
又越明年而陸君遂亡聞其疾且亟也猶念余欲傳余長負此故人矣後  
并所學一曲久已忘之

戊申友人吳子來春採泮茆秋赴玉樓余有詩哭之張九服亦有作實謔余  
也云張生閣筆近一載爛醉忽就招魂篇夜深江寒魚龍語波間翠羽疑  
珊珊憶昔見君時情深強不憐桃李春風芙蓉面斷腸脈脈空纏絲所以

此來聽君訃倒地淚下如流泉徑欲就君哭風波亦難前但逢落花不敢  
掃時從明月看嬋娟吁嗟乎碧落黃泉俱已矣古來長恨那如此仲韶哭  
君君不死子來時年十六余亦方弱冠睽歷星霜已三十餘載九服又爲  
古人其子不能讀父書可勝遺篇零落之感乎有湘水賦載外史  
八月崑山歸文休相約過余以德元德榮入郡遂不及來文休因寄以詩  
再訂重九之期詩字兩絕余至今寶之詩云除却離愁萬事慵不知雙葉  
下疏筇一江孤棹遙分水兩地停雲半玉峯白社有人尋遠夢剡溪無雪  
問高蹤長天佳色催乘興待把黃花竹下逢又云閒庭容小憇野色起涼  
風積水秋空外長林白日中幽期如更續別意望還同未遂懸徐榻愁深  
獨夜蛩又云秋風執別復如何明月空庭失嘯歌幾度開尊還欲罷暮雲  
西望隔長河仲兄香城亦有贈余七言絕句十首久已失之容於香城處  
索補入耳

巳酉秋于金陵識薛更生名正平雲間名士也為人雅樸兼至隨一童年十八名小美能飲酒工詩詩成甚敏皆有煙霞風月之趣爲余書數扇俱無之矣更生屢試不偶家日益貧小美遂去爲僧周安期曾云此子有如此才後日不爲山人即爲方外必不以青衣僕僕終也

庚戌

辛亥二月往天竺禮大士次日至靈鷲一遊自西湖歸接江右羅匡湖先生

書

先大夫丙戌同年

期於安我素先生家一晤

安亦丙戌

余因歸遲數日即買舟至錫

山而羅已行矣安年伯留入園齋與諸公子相見甚歡

八月試秣陵熊芝岡不容諸士先歸以虛盛事余因得偕友人稍覽秦淮桃葉之勝登鳳凰臺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千古在目表忠祠創于萬歷甲午年柱題云漢庭豈少攀龍客周道還高叩馬心葉臺山筆也甲子復訪故祠則頽圯已極忠魂烈骨泣冷月而蔽荒榛矣

九月十日放榜期也

考官命下甚遲八月下浣始得就試

九日之夜余與陳發交崑山德榮

德元兄弟同集宗人中秘白于隅園夜飲呼盧錯觥有客祝曰如四君皆捷當得全紅余得全三焉坐皆大喜曰此十八學士登瀛洲也及五鼓榜發虛無一人又一客曰全三則紅伏于下三翻而後紅見固是後來之兆也已乙卯德榮歌萃戊午德元辛酉陳發交迨甲子而後及余余遂于乙丑先登南宮戊辰德元甲戌發交亦相次而及也止辛未闕是年德榮讀禮後遂謝去以六館起家終爲美談之恨

壬子

癸丑八月余偶在城中時季若館於城外率爾興致所寄以月白風清之夕

訪袁若思於瑞光寺

時若思偶寓寺中

已下春矣一葦杭之渡太湖未半東山月

出影浸湖底煙光水色搖漾縹緲真大觀也抵寺戶無人聲燈火闐然若思爲友人邀往虎阜看月矣興索然幾敗然必不可輟亦泛棹虎阜則畫

行  
腥紛集簫鼓喧闐若思所在何從問也借僧寮于千人石畔市酒脯對月  
聽歌亦自不俗杯未及舉但聞笑語聲自下而上則若思也各相見具言  
所繇諸人俱大笑其友遂拉入舟引觥浮白四鼓酒散衆皆酣睡余遲來  
未醉與季若帶殘月登山人影寥寥僅清歌一二有幾番明月幾度青鐙  
之句遶梁遏雲情迷意蕩鄭聲本淫而歌者又復抑揚宛轉數百人環坐  
而聽則一小妓與我宗昆優之相唱和耳優之郡中給諫吳西公子也茲  
亦爲浪游一快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秦昌元年庚申七月劉勿所先生以尙寶司丞奉差往浙道必由吳江余同  
諸友入郡候道左追隨至邑百姓執香而迎者數千又白首父老數十人  
跪而號泣攀慕邑中不見此神君十六年矣足見人心思劉侯甘棠之德  
如此

八月偶與陳賁聞至江干泊舟垂虹亭下有設帳譚姑布術者賁聞欣然  
欲試之余曰恐妄耳賁聞興已發矣余因隨之入肆中賁聞時已領浙解  
己未下第歸其人並不言及但云公子有文名似有咨嗟不足之狀旁有  
人目視之其人似亦會意然終不許發甲含糊而止次及余則曰君乃科  
甲中人但來年辛酉必無是理子丑其無疑乎官亦不大顯耳

邱叔遂自楚游歸過余宿之草榻煮蟹觴之臨別贈余詩曰尋君忽憶路  
從南絕愛西風飽布帆每念故人偏隔水自忘孤跡久依巖架書如昔依

然亂庭草經冬尙未芟只得十年來一度恣殮湖蟹莫嫌饒第五六句極似余懶性也叔遂名遂初本武水僧受一貴人辱蓄髮游諸生間又爲貴人所褫避居江城食貧困甚蓬頭散帶狂呼顛醉邱明士一流人也卒以貧死今欲如此人亦不可得矣

天啓元年辛酉秋試寓朝天宮武進陶嘉仲嘉祉寓白道士家居相近也遂成相知余偶患臃腫之毒發于腰嘉仲日日來候之情同密友病起新安程我旋先生時以銓部居金陵嘉仲年執父也邀余陪飲先生六壬數甚精決嘉仲必獲雋余不吉也余問東事如何先生曰數不驗則已驗則熊經畧恐不免岳侯之獄也余以所疑質之先生曰子亦工此術乎所問深微自是穎悟解人吾當以秘授子矣是秋嘉仲果發而余擯落故不及受教先生之門也嘉仲後登甲戌進士令湖循良第一竟卒

壬戌余攜笈華林茅光祿五芝先生家書室在宅之左岸園墅中竹木饒秀

名芳潤軒藥欄花卉蒔焉其東跨一小石橋環以大池夏月荷花甚茂池中有一亭即名五芝山房先生所栖憩也炎天三伏中余見先生披削不輟語余曰我家鹿門有史漢評二岑有東漢晉史輯我將合新舊唐書刪之以成一家言日孜孜揮汗捉筆亦何嘗有一童子執扇侍立耶噫先生真古人哉典型已遠不可作矣今之士大夫最陋則求田問舍握券持籌稍有一二狎客座間聞弦索簫管聲即自附于豪舉相聚則鬪紙牌而已鬪牌之風盛于吳下冠蓋尤甚聖天子明旨嚴禁勿顧也嗚呼我安得起先生於九原而與之共相太息哉不幸先生無祿三賢嗣俱天僅二弱者存焉唐史草稿余求之已杳不可得况望之後日出而行之世耶豈天道邈不可問故如是與

余在五芝先生家有同事友人章大士長興人也言未子衿時家甚貧稍讀黃帝岐伯之書居于鄉一日忽有青衣二人至相揖云欲邀先生一賜

一刊 行  
鍼砭章曰我非醫也且素昧平生何以及此青衣曰君雖非醫然久慕君精於其理必欲敦屈幸勿辭焉時日已下春矣強之行且云不數武而近行則果不遠也至一高閣巨闕旋入中堂虛無人焉回顧二青衣者更不復隨後矣章疑甚俄有雙鬟出云先生待茶我家娘子有小恙但今已晚留宿至曉求入一診耳章曰我有事必弗可留然日已嚮暝不得已止焉雙鬟爲舉燈備酒肴治牀幃將命出入止此一女子餘無人章益疑步庭中月色黯淡如午夜之初稍稍就枕聞四野雞聲甚喜急往叩門則石扉也雙鬟曰先生何太匆匆不驚我娘子寢耶章曰我未與家人語而來今心搖搖如旌懸急欲歸耳幸賜櫛沐之具雙鬟果應而起捧銅匱盛湯并梳奩來章視之皆貴重華燦袖其微者一刷柄出欲以驗門猶未開則自啓鍵急行昨日青衣又復相踵迫迫呼至矣章踉蹌奔趨皆箚叢薄刺足挂衣萬狀不暇計也將五六里許天微明可辨至湖澗有舟行矣行舟

之人皆駭曰此某山麓素無人往來子何以至此告之故曰離子家已十餘里矣因獲附舟歸歸出柄視之則美碧玉也訪之云是趙宋時一某王妃葬此

癸亥

甲子五月端午日在館中不歸時傳院試將發案矣余自念去秋歲考一等且又有十年梨花鎗海內當無敵手之批此番當或得首是日蒲觴既泛頽然倦臥即夢案發而余無名方遑迫甚又一人至曰周閣學念昔爲子續矣此身隨即在院前見貼於牆吳江續取四名余居首忽寤已思之余必弗遺矣又安能續耶迨明晨果有案余名在二等第五十四蓋吾邑科舉止四十九名戊午周忠毅爲武康令提學御史駱公駿曾武康人也忠毅告以吾邑人材衆多賓興獨少之故求其廣額駱曰我當爲賢父母厚其粉鄉特加四名是五十三也是年學使爲孫公之益周閣學丁未本房

所取士以座師故亦照駱例加四名而余恰五十四是周所續之第一人矣噫前定如此

七月與季若入金陵寓朝天宮白道士家其家故有小池六月池蓮有開並蒂者而余兄弟未至前一夕道士夢池中雙魚翼而飛天乘雲霧去十一月偕公車北上至山東某邑見王嬙故里余思杜少陵昔稱詩史其懷古云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則故里在楚不在齊也至畿南某邑云周亞夫細柳營夫漢都長安文帝出勞軍不過灞上諸屯即春明門外耳安得車駕行數千里至燕地而勞之按史記註細柳營在咸陽西南二十里宋人雍錄更詳何不考覈至此

乙丑二月廿八日放榜後崑山既出即延雲間姜神超至寓神超時為中秘問以四方名士獲收幾何神超取試錄丹鉛之共有三十餘人即正言公為首揆又為大總裁廷試鼎甲內無蘇人不可雖私寔公海內服公之鑒量不得

以指摘也蘇州有兩名士一侯豫一葉謂余但兩雄不能並棲或鼎侯而館

葉或鼎葉而館侯俾之皆入詞林而已少頃王華雲至亦雲間人又頃吳思

峯至杭州人兩公則舍侯而專言余矣且欲必以鼎元相待崑山俱唯唯其

如崑山已在賄不在名也余與豫瞻不惟不得鼎且不得庶常末步拒之

木天外奚啻千里我兩人弱冠時即莫逆交相信以義命自安者又何怨

尤但負席上諸公一番雅意耳

四月某夜余舉燭獨酌聞有叩門聲甚急呼童視之則崑山友人王開美

名約也余笑迎之曰來何以晏開美曰君何安暇至此余曰何以言之開

美曰外之謀庶常者不惜百戰以奪而君獨泄泄然故特來告之吾郡已

有人矣執事者一千二百金公子四百金余與顧仲從同應居間四百金今

君若能定計一千六百元足矣余與仲從必不以好友而營營此也余曰

敬謝教矣余貧士君之所知安得有金錢如許且自芘支之日以及南宮

曾不一乞昏夜之哀而聖天子業已置之黃金榜上矣猶作此舉動翰院  
清華不幾銅臭乎何以拊心清夜哉開美曰太迂太迂遂別去夫余之拙  
性誠有如開美所云迂者似矣若主開美顧仲從以急友之義能捐重利  
而不顧不可以薄雲霄而刊金石耶惜乎開美流落不偶竟客死都下家  
甚貧僅以遺詩行世仲從爲宮諭學海先生子詩有葯房草亦早亡今其  
子緡已登賢書

榜中諸少年如宋玟余鷓翔萬元吉孫晉江鼎鎮俱二十上下年齒既少  
姿容復美風華都雅望之真仙人云

先是黃生孺完父瑞卿隨一中秘在都門時余計偕黃欲同行探其父也  
余爲治行李裝黃悉駝諸羅綺貴物入京爲市居余余寓飲食之凡三月  
黃既酬厚值忽一夕父死京邸因得親視含歛扶柩而歸始也三千里而  
北余爲具長途之費繼也三千里而南余爲營護喪之資一生一死俾其

父子得以相見余亦可謂大有造於黃生矣

余秦齋耳室東有廳事名清白堂先大夫志也庭中有孤松脩竹數竿梅  
花一二枝芭蕉芍葯楚楚欄砌間然向來多鬼余幼時負笈出從若思諸  
君子游堂室空在白晝歸鬼聚嘯人不敢近有不知者或臥房內頃刻不  
能睡敲窗擊扉翻牀弄枕聲徹終夜又不待言矣及余止宿其中雖寒風  
幽雨之夜一小童相隨讀書恒至三鼓毫無怪異後復同季若則有兩人  
然經歲如故絕不聞草妖木魅有片響也釋褐解歸秋初抵舍余意欲于  
庭左右東西稍爲更改鬼若囂然不安其居夜聚而嘯聞者云有四鬼聲  
余笑曰我書生時且畏我今入金閨反不畏乎命童移我牀堂中設枕帳  
我當宿此視鬼何爲童輩從余言然余此夜寔未嘗出宿也而鬼聲遂絕  
迄今寂然

丙寅春崑山張泰符魯方伯求盟瓊章既允伊家即夢伊子娶仙女爲婦冉

冉自雲中下姿色絕代非人間人方入室頃之隨復乘雲還天上去此語近日始聞故不及載返生香

近世謝允亦用棗茗張方伯禮至內人以俗所重也他物俱命婢輩收貯獨此二種親視之茗中有斷玉搔頭半枝焉驚甚密棄于竹叢之外不敢言也寔不知何由有此若自賣茗之家則從籠而盤已經一番傾倒若自張家則方伯夫人嚴肅拘忌之甚者豈不檢點若是冥冥之中固有識焉若鬼移神授而先告之也瓊章亡後內人始言之

丁卯三月逆璫緹騎至蘇逮周忠介公有顏佩韋等五人憤甚率衆數千人擊緹騎斃二人賊臣毛一鷺呵禁之衆益怒不可遏幾成揭竿之事一鷺既失撫軍體羞惡無策衆更譁郡守寇公知之至未及語衆皆排跪叩首官庭寂然寇公慰勉之即散蓋民皆畏威而懷德也况公而後所未有矣公名慎丙辰進士陝西人

秋在南都武學中內人姪第六子將就蓐矣日望之未生問之紫姑仙云一朵玉芙蓉臨期鼠上龍請君不必慮無雨產安童意必子日辰時耳又日侯之未也迨九月二十九日壬辰日生此龍也鼠則安在蓋是日未時立冬已交亥月申時乃生則雖猶九月己非亥月上之辰而子月上之辰矣故曰鼠上龍自二十六日陰雨不止而日光一耀因得以晷定知申時故曰無雨抵暮即又雨矣

崇禎元年戊辰在都門有舊例座主入京凡輿馬扇籠酒米水菜之屬悉門人公辦預備以俟時蒲州楊老師至門人止余與陸嗣遂二人在余又國子冷曹貧甚也悉嗣遂料理定方以語余余但附名帖上耳嗣遂高義友道所難也

國學間日一往去寓有十五里一無所事隨班上謁飯後即歸時長夏獨處寓中喚市上彈胡拍人以消岑寂淒哀蕭瑟如身在邊塞間動遊子故



鄉之思狀似琵琶而小吳中金陵俱無也一日聞鄰家彈三弦子妖淫柔  
豔色飛心佚余曰聲一至此乎欲呼之至長班白以婦人乃止

鞏駙馬初婚以失宮人意讒之御前發國學習禮三月凡祭酒升坐卽閉  
門去則門開夜以至曉在京制度皆然有駙馬在則夜必嚴加封鑄六館  
中掄一人直宿伴之抵暮而往必持一酒盃以酌駙馬亦祇三爵耳余亦  
輪一次鞏顏色不甚美言亦不敏也時七月某日

八月二十五日天不甚冷卽蕭蕭下雪

十月遷工部堂翁李夢白先生楚之黃人也吐納風流俯仰進止張思曼  
不得專美于前矣但面色不白故少時號鐵觀音是年年五十六矣

十二月劄催軍需至准乘傳郵至下邳卑涇荒陋甚不堪

己巳復催軍需至淮投劄于中丞一謁漂母祠柱對曰世間豈少眞男子千  
古無如此婦人亦佳

庚午正月入都卽劄委朝陽門城守二月管朝陽東直兩門河工朝陽工完  
移駐東直門外寓仍在朝陽門內兩門相去五六里城門早閉晡後卽散  
工徒歸寓班役恐外行至朝陽門必下鑰矣由東直門入轉至朝陽雖迫  
暮無慮也纔進東直門月城遇一婦人肩輿諸內臣故欲其步走出城婦  
人不得已啓幔而出美麗娟好足稱殊色年可二十外避余馬過亭亭立  
俟似士人家閨秀也東直門外甚荒涼何以有此

李愚公

若愚

湖廣人文章尊宿余嚮慕久矣一旦得爲同僚余爲衡司主事

李爲膳司郎中五月堂翁以盛甲廠題差余也李公極言不可曰聞其有  
七旬老母在家止其一子倚閭切矣豈可以此事相累堂翁不允李言無  
功而仁人用心安敢旦夕忘之時督盛甲廠者前有數人或遣戍或城旦  
並皆得罪僅余一人得請歸養耳

盛甲廠亦間日一進暇日在寓亦止杜門謝交遊任懶癖耳王遂東先生

遷謫爲國子助教卽余故官因往訪之承先生下交甚洽爲余寫一扇詩  
字畫可稱三絕兼之時義古文則五絕也先生脩長玉立李青蓮仙骨故  
非凡品有友人言先生初筮仕西安府某邑今年二十餘有何平叔衛洗  
馬之姿縣前左右街出入所必經也一民家婦少年美色居樓上窺之動  
情非朝夕矣一日正對鏡先生過婦故以沐髮水向輿潑之官袍爲溼先  
生怒停輿呼之婦冉冉自樓下出至前俯伏謝云不知先生觀其麗質怒  
已消令之起則婦已腸斷爲情死矣千古一佳話也

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因公餞李建霞老師致揆政歸會集於寺寺前諸松  
甚奇古云遼時物也審化觀音精美不可言則萬歷間江右所貢李太后  
以賜寺中

文名當入詞林其不得以此至膝日子必多而貴者一人也時姚忠毅公  
薦余於宗伯備衡文之選例應嶺南蔣胗脈曰君文脈旺發必當出典試  
余曰何處曰據書中語云木火相生其廣東乎乃竟爲大力者奪去已宗  
伯李湘洲先生欲改蜀余又令胗試之卽大駭曰何以文脈頓爾衰安可  
有望余曰不得亦已但老母在家思南歸耳曰必歸驛馬伏于水今歲暮  
方出春明也未幾城外獲一奸細乃無目者下令大索京城盲人故蔣遂  
潛歸時四月也

李魯生儉人也號雲澣時官省中聲勢赫奕甚買宅京師掘地下得一石  
甚古不知何時所埋也曳之起峯巒奇秀洗淬之色更青碧上鑿雲澣二  
字衆咸詫異長安貴人交相賦詩歌咏之君庸勸余亦以詩投之或可借  
交爲館選力余曰媚邪臣而進身吾不爲也何以異于開美之賄屬者乎  
是年在都門識邵百朋浙四明人也名喻義癸卯浙江第九名甲辰會試

以初場懷挾遣戍今老矣貧甚遊京師爲館中代筆余既識之因問其當日事邵曰蓋有因也癸卯冬至京夜在邸舍閱文燈下一美婦人珊然而來見余卽下拜姿色妍麗年亦甚少余疑主人家婦女也駭問其故曰君勿怖妾非人也鬼也陝西人生前受尊公深恩懷之九原恨無以報今知郎君登賢書不勝喜悅探得闈中七題在此君須宿搆萬無悞者妾之報恩以此耳出之則不知命諸題也遂日搆思運管而擱筆卽忘不能憶一字婦人亦頗相勉臨期又來曰作在但善忘耳婦人曰南宮試素寬姑挾之無慮從之及進則邏者獲矣七題皆合內外大驚以爲真通神之奸遂以戍坐後乃知父以孝廉令秦中某邑枉斷一節婦事真烈而爲疑案故含冤假此泄恨也匹婦苦節仁人君子所當垂憫矣

辛未余以請告終養在家蕭然野色聊以自娛題二語作書室對云梅花月冷時侵夢萱草春深日閉門上寄貧居冷寂之况下爲先慈在堂也未幾

太宜人捐背寒荆徂謝日惟悽惋太息孤緒不堪耳對亦洗去世味宦情不啻冰雪

壬申五月正青苗插種之時城市競相媚五方賢聖各處設檯演劇郡中最有名之梨園畢集吾邑北則外場書院前南則垂虹亭華嚴寺西則西門外東則蕩上一日齋筵及梨園供給價錢費三四十金不止摠計諸處一日百五六十金矣時亢旱將及月餘余約吳侍御亦臨同見邑侯當極言之已而邑侯果下問求雨不得如何余與亦臨遂極言神戲廢時失事勞民傷財能得侯拆戲檯卽雨矣余兩人別後邑侯轉圖善從卽拆蕩上檯華嚴寺知之卽自拆去是日卽大雨如注輿情甚悅時五月十七日也邑侯姓余名朝相江右人辛未進士

武水尙書紀綱沈某有女姿色甚麗尙書公子見而悅之欲納爲媵公子故有劉彥思兄弟之風女雅不欲屬公子紀綱婉詞謝焉無何招壻於家

未婚也會武邑試事邑侯亟賞壻以冠芘支公子知之怨其初之拒已而  
又惡其文以形己之不文也必逐壻而後快壻不得已去公子乃擇一村  
農之子稚魯醜惡者令他僕執柯強委禽焉紀綱泣涕拊膺然主命莫敢  
違也旁觀咸爲不平顧微窺女無怨言亦無恨色衆咸怪之納幣諸人方  
洋洋飲食得意去而女已從容投繯盡矣時年十六歲也武邑子衿有欲  
舉女烈行聞之當事公子惶懼望門納賂計數百金而止惜乎諸友爲善  
不終竟以賄聞至今夜雨西風荒涼斷草與鷓聲雁唳共淒然也豈不悲  
哉余欲作詩弔之有爲公子說客者沮余竟未及作故詳記之以志吾過  
瓊章房外有芭蕉數本其作蕉窗夜記亦是寓言耳至將亡二三日前蕉  
葉無風自響若浙瀝飄蕭雨聲碎滴又淒冷嗚咽如人幽泣者亦大異也  
歲云暮矣爲洞庭宗人舉襄事渡太湖送之茫茫萬頃煙波無際曠然耳  
目外別一世界湖中小山如千百青螺綴於圓冰鏡上高低疏密不可指

計至山則陰雲欲雪細雨集霰不能巖林一步僅訪臥佛寺竹木森陰幾  
可百畝寺僧恐出見余將利其所有遂各散避興索然而歸孰知余甚不  
爾也數百年松楸方籍其香火豈有他意哉墓訖不知其所在云  
君庸在新安偕友人作紅葉社有幽閨紅葉落句云若同靈草香魂返留  
伴金泥簇蜨裙燈下得意殊甚方寐卽夢瓊章謂曰身得佳句耶甥亦有  
佳句在君庸詢之女曰金鑑曉寒追短夢玉簫聲遠立空廊君庸晨起忽  
忽以爲不祥并靈草二句亦自疑之未幾遂得瓊章逝音及歸語作詩及  
夢之夜正瓊章亡日也甚奇  
十二月迫小除矣長女昭齊徂逝若思夫人爲子婦亡至余家哭之甚哀  
其季女小素不忍忘嫂亦隨之來見余以叔父稱時年十三歲頎長之質  
髮已垂肩矣姿容端好舉止舒詳余曰庶不愧王謝閨庭也迨年十八亦  
死紅顏薄命往往而然造化亦復何意恒有如此摧折

癸酉八月病起一夕斜月將闌心境清絕俄而夢至一所如虎邱半塘光景  
綠水平堤清波滉漾橫橋斜映兩岸垂楊數百株黃鶯飛鳴其間浮瓜沉  
李蔭樹為市余正顧樂心賞忽見一青衣小鬟望之阿娜然即之則亡女  
昭齊之亡婢綉搖也余問汝何至此曰兩女郎遣我出買瓜耳余問昭齊  
瓊章同居耶曰同在此山中遙指西南一山遠望蒼松翠柏菁葱掩靄余  
曰我欲往視之曰望之如邇去之甚遠也余曰然則汝何以至此笑而不  
答余亦遂寤殆或仙境矣

十月偶往携李謁司理方公士亮馮茂遠亦在茂遠袖黃象三鼎文欲求司

理公一加眄睐余識象三也閱其文殊有異藻司理出余遂力讚之竟得

冠軍象三甚感余知己以其姊媛貞妹媛介字皆挽昭齊瓊章詩來皆令

名久已聞之欲得其片什無由今忽得象三緘至甚喜詩已刻續些中銀

鈎墨蹟則什襲藏之也

十二月暨於獻春兩亡女昭齊瓊章靈幃中銅盆供沐之水每夕必結成  
冰花忽如梅枝橫瘦忽如蕉葉紛披忽如芍葯芙蓉倚風泣露又有砌草  
欄茸鳥飛蝶舞如刻如畫亦一異也

甲戌上元之夕余夢瓊章寄詩云可是初逢萼綠華瓊樓烟月幾仙家坐中

吹徹涼州笛笑看窗前夜合花又二語云昨夜簫聲雲際響無人知是麗

華來余以漢光烈皇后陳後主貴妃外不識更有否耶已載之窮聞矣後

閱晉史劉聰后劉殷女亦字麗華云博覽書藉美風儀進止手疏救廷尉陳

元達則亦一賢婦人也又北周宣帝后楊麗華又劉惠明亡女至王敬伯

舟中彈琴作宛轉者名妙容歌亦字麗華一云釋華是有五麗華矣特為記之

以志前掛漏之誤然瓊章所指必更別有仙媛恐又非此數人耳

乙亥春夜偶讀袁石公桃花流水引十首中二首云路逢簫史不回身風裊

芙蓉繡領巾雲裏自然清格少但憑閨豔作仙人光碧堂前促賜衣少年

天女弱腰圍而今花樣新奇甚不用銀河織錦機極似爲亡女瓊章作挽  
女於將嫁時逝也爲之一慟八月下浣內人病甚余憂心如焚忽童子持  
緘外入兼一畫扇云金陵吳公子遣使致送余沉思白下無吳公子與交  
者開函啓讀則書姑溪野女吳山彤管脂痕柔荑墨韻爛然可想胡爲金  
玉爾音惠及菰蘆中是耶非耶余且異且閱雙魚尺素實非悞也吳曾見  
瓊章返生香殊深聞聲相思之感故致挽辭并平昔韻什翰札清芬挹人  
詩更慷慨作別調今挽辭刻續些詩刻伊人思畫扇亦其手繪今在篋也  
書稿已失正內人初亡不及收拾耳余竊思蛾眉寫黛蟬鬢梳鬟詎容芳  
草貽思未許桐花寄遠豈有三秋落葉題來御苑宮人一曲春風惱向蘇  
州刺史必薛洪度劉采春一流人耳又云非也余曰非然卽嬋娟金屋矣  
雞鳴風雨芍藥之贈豈可自同溱洧逡巡不敢勒報嗣後歷訪云本金陵  
衛胄家女其夫貧士落魄同入吾郡也又有夢瓊章一篇可謂對清風而

卽素影窺明月以結芳蹤者矣其自序云乙亥初夏余挽仙女葉瓊章遂  
爲感夢夢偕瓊章高樓邀月共賦千語甚快但憶點點滴來池上葉些些  
煇就案頭茶余訝其奇更爲之賦然又不敢入此二語也詩云溪頭委曲  
岑樓起半明煙月半明水如何不架小虹橋微示人情斷雲爾水自清間  
鳥自幽余啓北窗俯仰視樓根苦水浪驕花偶至扁舟來處子髮頂蒲冠  
服乃玄手握拂塵如道士兩侍青衣舉卣端又疑市上官衙似乍覲清光  
意氣新就樓如赴夙約耳良久果是千金兒聞說千金顏似恥只云斗酒  
不須賒一般儘有麻姑髓琥珀杯傾韻作籌期極金疊許醉正好月微微  
似故人恍惚隨舟載來此水情雲意送詩來且吟且吸難安指寫罄吳都  
紙百篇落耳如雷譙鼓死覺來追夢不遠床尙有一聯吟在齒轉憶樓逢  
女是誰昨宵弔者瓊章是詩不大佳但無婦人脂粉態耳  
余旣遭終天之戚又悼內人不復知有人世間生趣矣爲雲林所迫往金

陵與季昌弭闔牆之釁蓋聊城之札已發數矣至是不能不爲終局若使兄弟還歸於好亦一美事十一月初鼓棹月盡始旋句曲道上寒風冷雪中一番往返竟無所益至胥江夜泊有奚囊未就三山句破橐空將一卷書蓋季昌雖德余而貧不能爲裝止一卷袁中郎詩爲歸途伴寂寥也族姪少春爲幼兒塾師重五日余與飲蒲觴六子在側適黃孺完至共九人止有一肉余與少春共之外佐以銀魚乾灰鴨子銀魚爲孺完設也兒輩則炒腐鴨子而已孺完歸告之沈青芝青芝述於章侯敬明共相嗟嘆憐余之貧况如此方飯吏進以四簋敬明日邑有苦節之紳而我敢奢乎遽却其二章侯亦勇於爲善矣

丙子春余有兩婢素葦紅于紅于年十八素葦年二十微有姿色紅于少侍瓊章故亦能詩素葦僅學爲詞俱載內史中是時余哀念太宜人風木之悲與奉情傷神之感交至欲學白香山之遣小蠻樊素秦太虛之遣朝華

也並令出嫁各適士人爲妾

八月顧太冲來爲瓊章作返駕廣寒圖點染精絕余曰君善紫姑術盍召仙來索詩以書其端乎太冲卽焚符召之須臾仙至作四絕云鮫綃一幅已中分空闊無垠疊五雲今日玉容重晤處心思竭盡虎頭君仙凡宵隔路殊分來往無蹤駕綵雲國色天姿塵世語豈堪題贈月中君緣來相值盡還分聚散渾如出岫雲未證世人皆有淚天公豈得獨私君掌珠雖是屢經分解組歸來感望雲莫更悲哀傷熱血一腔留與作忠君後書西蜀女子范眞眞題問其何許人云有才有色年二十以怨死尋去又召一仙至亦云仙女也作詩云咫尺來萬里山川何蒼茫一片孤雲邈千里烟水長余問知我兩人否云脩文仙女化身耳今是歸根緣盡君數十年後尙有清課一場方酬夙願君品非常人甲第三世以濟萬姓限盡歸眞面晤夫人也余曰可傳信否曰卽日可傳音耗明日當與飛玖同來余曰飛玖

何人云即令女瓊章前身是許飛瓊妹飛玖耳余曰君今何往日方渡弱水即返天庭

鷓鴣吹為內人沈宛君集姊王夫人為序夫人即書寶劍篇者妹曼君曼君有適

適草女吳玉 姪女憲英亦能詩即俗 華鬢諸挽什附焉續些中有周媛亦

姊也媛女即 妹智瑤姪女蕙端君庸夫人張倩倩留侯夫人顧某沈氏一

門之內同時閨秀遂有十人可云盛矣後又有君張女少君亦能詩

丁丑劉晉仲言其邑中桂生者貧而無子止一女甚美為男子裝不使人知

為女也詩詞古文俱工學制舉義應苑支試兩次不得曳子衿年已二十

不能不返初服矣然尚未有人知惟中丞楊述中與勿所先生知之楊將

為茂陵之聘而太僕先焉以故楊恨甚流言中傷先生遂有嚴旨詔逮幸

即雪矣先生歿已十餘年今桂娘尚在白香山燕子樓詩堪為悲涕耳

七月作金鏡廟夢緣記按碑陰款至元元年鐫也攷至元六年即改至正

至正二十七年中山王平沙漠泊今崇禎十年寔三百有三載稿就夜即

夢一人持碑文示余曰非自至元昉也開成二年陳勉所建至元時又修

之耳按開成爲唐文帝年號由至元元年上遡至開成二年共得年五百

八十有四至今則八百八十七年矣此夢亦奇

八月買一小婢年十五歲友人家歌姬也姿首亦尋常故余貧士得買之

耳適中秋時來權德輿詩涼風遙夜清秋半一望金波照粉鈿遂以遙清

名之

十二月左足偶患疽毒不能行立閑坐閱稗史宋周密有齊東野語載史

彌遠張鑑謀殺韓侂胄事甚悉云當時金虜勢已漸衰丙寅之冬襄淮皆

受兵次年遂不復出師其弱可知矣倘能稍自堅忍不患不和而當事者

惟恐或失其意聽其恐喝一切從之且吾自誅權奸耳函首以遺之則是

虜之縣鄙也何國之爲惜哉余生平極爲侂胄稱枉得此正論快心無比



又載太學詩云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相道莫  
遣當年寇準知又金主令引南使觀忠繆侯墓且釋云忠於爲國繆於爲  
身詢之乃韓也可見中朝外夷一時公論如此至於師畢犬吠松濤並無  
影響其他傳載皆讐詆之談耳舊本殊陋意欲重刊行世以正史誤偶見  
新刻說郛鐫鏤甚工目有野語在焉余喜甚亟買之則甚可恨也舊本十  
一行細字共七十三紙而今本十行疏字止七十紙竟將前後極無關繫  
者存其首尾中間盡行刪去不知是何肺腸其他本本皆然無一全帙可  
恨之至使後生晚出不得見古人原筆卽肆諸市朝可也而書已被其割  
裂毀棄矣何足以洩此憤乎野語又譏張德遠甚快然德遠百世以下已  
多非之而侂冑至今不憐故爲記之

戊寅吳江童生吳生善爲贗書秋閒假武塘牘致邑倖取事洩武塘命令署  
他邑而吳入圖室矣適按君行縣吳復遺緘而嚴不能入也按君欲治之

余詢知此事念繡斧之庭必無生理且罪一縣官足耳力請不可後吳株  
連沈洪社洪社偶與吳相識不止攀誣吳蓋謀利也洪社年十六七能文  
余反覆再三請之乃獲免逮其父彥升則又在郡狂狴中郡守陳公默菴  
洪君子人也余上書面詣筆舌爲斂於歲盡始得開釋彥升抵家除夕矣  
八十歲老母念子甚切是夕母子相抱哭一哭而母卒猶得一相見則余  
力也洪社後改名祝嘉郡道試第一

己卯七月兒輩往金陵後寶生庵北荷花池內忽開並頭蓮二莖一莖在南  
一莖在北人皆以爲余二子之端秋風旣鍛羽矣庚辰遂有倅亡之痛何  
哉此與王敦鈴下生蓮人異地異事異何以無祥而殃若此

八月雲林薄遊武夷兼往九仙祈夢余寄小疏問宛君瓊章今在何處則  
夢仙祠東北隅粉壁上有二語字大如斗云鯤鵬出海須知穴鸞鳳行山  
應是辰余自解之出海者出苦海也是同穴之人當指宛君後句鸞則瓊

章之名辰則瓊章丙辰生也行山其爲仙人無疑矣

初雲林閩遊時余以午夢堂集寄曹能始先生雲林歸先生以扇題三絕贈余云未得神仙縮地方往來魚腹剖中藏太湖煙水茫茫闊遙望長橋引興長秋老芙蓉墮曉霜郊居風景迫詩腸潘才滾滾如江盛豈但人傳是悼亡君也鼓盆隨怛化余曾炊臼憶三旬鍾情茂輩原如許零落空悲訴曉春先生乙未登進士年僅十九美逾子都文名振天下而隆武二年身殉國難異人也

庚辰三月往武陵問所爲活判官者求俗亡後消息乃悉皆謬妄益深愴悼方自杭歸適季若以南光祿晝錦鳴珂諸兄弟設饗饗之余雖心哽神咽不得不一周旋又正亡俗七斷期也家中爲延僧禮懺悲號酸楚余祭文所云齊竽鼓瑟管弦樂嬉二八迭進越女吳姬鳴梵鐘與法鼓偕歌舞而同時嗚呼天下有苦樂不齊如此者哉越四五日而去余以小婢遙清贈

之時年十八矣余因哀傷欲遣諸婢也并簡以詩有紫綬最宜憐玉質翠蛾偏好映金章雖慚未及眞珠字一曲應分御史香之句

四月陳暎辭去爲僧道念甚堅俗塵頓斷彼爲生死事大何其高遠余豈可強留執微賤之役哉但主僕情深逾於父子相向而哭失聲爲別余爲亡俗悲憤無控短髮盡剪去然安能學暎飄然遠舉乎

先是乙亥四月八兒懷患驚風痲疾內人遣俗往求泐公泐公云不但懷不生也君家雁行還有凋傷亟須以黃絹畫準提菩薩像朝夕禮拜持誦準提咒不輟庶可保耳隨即依法行之迨九月內人亡又越年而兒輩怠於誦禮矣不意庚辰卽自俗當之傷哉安期挽詩云仙壇舊識雁行斜正此謂也徐龍有哭俗詩六首附此悲慘悽愴亦可謂深盡故主之情矣一去離魂不再逢九原漠漠恨千重樓中黃鶴無歸日愁聽荒菴午夜鐘燈火淒涼燄欲稀低窗斜月照痕微孤猿聲咽悲何切口淚無人不濕衣漫

將玉樹付塵埋筆夢留花鎖謝齋可恨春風吹雁羽泉臺無路說愁懷村  
居絕迹靜柴門零落梨花雨正昏尊酒難邀在時影傷心衫上淚餘痕簷  
前燕子已新歸階下芳菲自落暉架上空遺書數卷一春愁對白雲飛長  
吉奇才正未伸高情忽已謝凡塵非爲地府脩文客應作蓬萊島上人  
五月往晤馮茂遠是時家鄉幾有沉墊之憂至嘉善岸草盡平水矣追痛  
瓶山臨風涕淚至茂遠耘廬花竹僅浮水上棹一小舫然後可入曲折行  
數里兩岸桂樹沿堤夾繞有幾千本芙蓉叢雜其下又不啻幾萬本也荷  
花池有數十畝俱爲水淹殊不盛兩人對酌雨中悲涼慷慨至夜而別  
沈君張家有女樂七八人俱十四五女子演雜劇及玉茗堂諸本聲音雙  
美觀者其二三兄弟外惟余與周安期兩人耳安期兒女姻也然必曲房  
深室僕輩俱局外廂寂若無人紅粧方出九月張天如太史偶至江干阿  
之者與共造君張委刺焉君張脩刺往報阿者傳會君張臨別耳語曰天

如意在君家女伎也君張歸而謀之君善君晦無策時天如名重天下拒  
之恐或開罪從之實所不欲適余在聞之曰豈未曾識荆初作相會挾木  
天之勢強視人閨閣中之遺簪墮珥者乎君張世族又中丞公子非白屋  
傭菜輩可以無禮也天如君子人必非其意阿者過耳咸曰然則奈何余  
曰治筵以招之而別召伶人以侑之何能尤我遂從余指天如至猶以爲  
女也余曰內弟家有小鬟能歌將使獻笑太史方在讀禮君子愛人以德  
故不敢也天如面發頰入座劇飲盡歡而散其阿者既恨且愧酒未及行  
先遜去蓋其於天如前已誇語君張惟命是從而言卒不應也君張固德  
余諸人亦共稱快心云

辛巳二月兒輩自謝齋移居東偏舊屋謝齋本姪孟徵故居也庭有玉蘭二  
樹花香芬馥取玉樹堦庭之意故名謝齋辛未春兒輩讀書其中泊今十  
年並無他異因大理欲歸故鄉

大理自乙丑後移居城中

轉屬與之其中遂有諸怪事

或見二三女子連袂而行或兩丈夫坐而對奕或白帽人步廊樞間或時作裂繪碎缶之聲或齋中燊瓶盛火烈燄熾然卽而視之一無所有此不知何故也

午夢堂西偏有小樓窗櫺四達梅花環遶余名曰疎香閣其南相對有軒曰芳雪庭無雜樹梅花之外祇梧桐芭蕉數本右翼以廊以通往來昭齋瓊章分居之瓊章好樓居故居閣上拈韻分箋唱和不輟姊妹相師友也壬申夏湖濱水涸得湖石數峯臯置庭中未數月兩女相繼徂謝遂至今封鐻也擬命兒輩讀書其中而兒輩意有所不忍改遷於東此處仍空閉焉

三月沈君張有女字少君美姿容工詩生平極愛梨花每以自況所作詩卽爲焚去僅留一畫扇上九首乃手書也字畫甚有姿韻日誦金剛經一卷能彈弦索家有歌姬數人曲誤少君必指點之年十七一夕忽殞其詩

僅遺數首于扇上雅秀有致後啓篋視之杳不可得甚可惜也亡俗婦蘭支與姊妹也作六絕句哭之婉麗悽惻酸楚動人五女千瓔亦有四首

仙仙十三四時卽羈跡秦淮將有錦江玉壘之行遠望故鄉淒其掩泣眞所云侯門一入深如海也余甚傷焉今年十七又作巫山神女向楚王臺下去矣酒間聞之悵然感懷口占浣紗溪二詞云一片歸雲望也休西陵千里水東流杜鵑芳草楚天秋老去未消風月恨閒來重結雨雲愁欲緘雙淚寄亭州金粉傷情別石頭六朝煙柳繫離愁破瓜人泣仲宣樓桃葉渡邊春易去梅花笛裡夢難留子規斜月一悠悠

四月買松楸之地于百福字圩橫山下之平洋也山麓有一廟曰靈應大王疑卽是山之神甚著顯異廟南有一址我邑周別駕故阡神每跪隨其家不得已遷去鬻於徽商吳某神又託夢示之以非其地吳又不得已再鬻於申大司馬大司馬歿卜青烏之兆在址下不在址上而址下地形淺

隘非大司馬所以捍華表而樹翁仲也遂棄為楓橋曹某得之曹故以資  
雄里中備牲醴告虔于神神不許半然曹意亦在下不在上也下為承天  
寺僧田曹請之再三僧以舊業堅不肯賣越二三年適余同雪隱至此停  
楫岸邊夜夢一峨冠博帶之人訪余舟中一响而別無所言但顏色殊喜  
且詰其土人言其靈異如此余焚香拜之因問地于承天寺主人方至寺  
而吳興溫于石亦至名以介後改名璜崇禎癸未進士故與余同館華林茅氏者也溫力  
贊成之僧慨然即屬券焉計田十六畝需值百金時大理以謝齋屋價來  
遂以與僧不然余貧士安能猝辦此也孰謂非冥冥中有數哉

五月顧太沖同一浙中馮生來能致仙鎖于密室中具諸繪彩于內招魂  
傳神甚奇術也余請寫宛君瓊章影具涇紙二幅仙故共一幅畫之參差  
立于雲中俱仙裝影殊不似然宛君紅襦天藍戒衣瓊章黃襦水碧戒衣  
則與余續竊聞載宛君語無異此何解焉上題詩云超絕奚須留跡摩醯

碧落相尋彷彿浮雲瞥見太虛一點情深詩尾書云老不事脂粉倩光寶  
後身代筆夫以無形之跡忽丹忽青匠意點染或圖或詠放情披翫亦已  
奇矣至于云老云倩云後身云代筆更咄咄怪語也光寶又不知何人真  
堪一大詫一大笑耳昔泐公以余前世為秦太虛字宛君為醯眼字瓊章  
為絕際詩中一一逗出何以知之不但此事足異而泐公平昔鑿鑿果亦  
無可疑耶又一幅更有詩云眼前絕伎總歸仙暫向人間了俗緣自是仙  
凡非遠隔尋常酬對一爐煙後書散串老人題散串二字更奇字跡亦古  
拙瘦削如枯藤之在木杪如此奇異形竟不似似則宜入正譜矣按光寶  
姓顧齊梁時人顧琛之子畫學陸探微畫史作寶光有高麗鬪鴨圖傳世  
七月曝書於庭檢得一舊扇是張叔維摹董北苑筆丁卯所贈也兼有詩  
云分手江城忽十年枯槁殘墨尚如前人緣到我堪忘世姓氏聞君始躍  
然業就風雲今有路誼深泉石昔曾憐未知文酒聽鶯暇尚念行吟柳岸

邊蓋乙丑夏叔維聞余捷音而作也僮兒絕愛其畫遂取此扇僮亡復歸於我忽又七年矣叔維亦久作古人觀之不勝傷感

中秋風景年來此爲第一夜夢瓊章共談一晌留一詩云偶然環珮下瑤臺舊日蕉窗冷碧苔滿地落花人不見一簾疏雨燕歸來

九日天氣澄朗秋光倍于他日閑庭岑寂戶無人聲惟北窗香櫺一樹正黃對之獨酌又苦無供箸者悽慘之況不堪爲懷作七言排律四十韻遣之正如蘇子美以漢書爲下酒物也每憶往事輒爾潛然詩卽付削青聊以貽諸好友知我詩愁酒悶耳

十二月廬山僧大惺來遊湖上贈余詩云汾波靜若鏡歲暮我當遊主人不愛官隱此心如秋湖頭明月起湖上棹歌幽兩菴禪課音隱隱落中流更待梅花發還來一放舟又云歲晚孤村凍未開烟波淼淼接星才展函細緘柴桑句埽葉因懷水部梅鳥韻和歌生講院茶聲沸夢醒香臺陶然

漫訂同雲社甫里湖邊好渡杯

壬午春往圖山埭尙寶公墓墓門外古榆皆參天合抱矣樹皮新盡剝去問之則土人飢者削以爲食也余惻然久之此但傳之書籍記末世亂離之慨不意吾目中親見其事余生平性固喜儉自此益知蔬水無求真非易得彼習于奢靡以滋味自豪非人性也哉

從姪善長婦顏氏名繡琴卽甥女也久嫻於詩詞至今春始得見之所作多幽怨之致使人慨然傷懷余深爲咨嗟賞之因作昭齊瓊章諸挽什刻彤奩續些中

四月雲林以役北上別余二首云矯如白鶴出青雲拙宦名清媿漢欽持已盡刪今世務存中眞具古人心困窮先已憐余甚感激無煩望子深片語情逾推解外迴環何得不沾襟已久蕭然賦北門更兼往役遠傷心黃金臺在慚稱駿赤字文無豈破琴庇宇早忘寒暑換窮途未覺鬢毛侵捫

參歷井今方始眷眷能無過一尋

八月南闈榜發人心憤然不平有捲堂文最精其實指姓名不必摘錄以傷雅道如云意者陋巷之子卽爲宰必俟多財抑或束帛之賢惟貸殖乃能屢中君子固窮多聞識乎行乎貧賤仕者世祿有父兄在何必讀書皆俊快語也又有文云有財此有用亦足以發我何爲獨不然事之以珠玉必得其名如之何其廢之所求乎子所求乎弟無弗與者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則價相若夫子之文章我不欲觀之矣未有府庫財未足與議也雖談言微中可以解頤實爲當日信史亦見士風公論猶存于下如此

癸未七月初甥女嚴小瓊寄一緘來云春來晤別教誨忽又漢宮人穿針近矣鸞去分水不遠邈若河山每誦渭陽之詩鬱鬱生感况秋思蕭瑟風月感人甥女窮愁爲累如砌蟲泣露無分曉夜忽聞書期表弟玉樓新召悲痛驚惋累日幸舅父節哀自懾耳秋深再涼當過拜慰以盡姊弟情其如

貧緒迫人無天孫機上寸絲如何如何措詞清麗足稱閨閣奇才

甲申三月初一往踞湖山掃墓率諸子遊堯峯山舊寺山頂觀寶雲泉又至新寺名露禪菴修篁挺幹山石秀立桃花盛開清泉盈沼碧玉沼也坐石飲泉殊爲涼爽登高巔遠望湖山盡在衿袖間也西下至興福禪林莊嚴靚麗足稱勝剎歸途暮矣遇屈秦侯攜酒肴來拉飲于董宗伯元宰之山莊更餘而別

顧漢石赴錢塘任初九日出錢之十一日歸入半不軒陰霧迷漫不勝淒涼寥寂之感

人雖至衰年二人之慕自不能忘况余喪妻喪子喪女且三鬱鬱中懷能無恫乎淒涼寥落中每一追想昔時光景近在目前遠成夢後肝腸芒刺桓子野輒喚奈何恐無此苦趣也今宵風雨岑蕭紙窗細響時序如深秋欲冷屏幃似鬼境生幽寂寞既甚窮愁又迫人生至此何以爲情孤燈獨

酌時閱東坡詩集有感記此四月十四日夜

太倉劉河水出海皆趨東北歸墟數年以來沙漲數十里如瓠子金堤淤塞水口水反溢而南今四月間有人夜見二三百青衣小兒從空中下拾沙擲海須臾而盡巨浪奔衝水仍還故道五月八日

聞京師之變余之不能忘者三人一宮允馬君常名世一理卿凌駿甫名義

渠一津撫馮留仙名元皆知己好友也今君常駿甫已殉節我心安矣留

仙于都城未破之先云已謝事今得渡海而歸幸哉

瓊章字畫秀勁亦極沉著不類天折者最喜寫洛神賦所臨不下百本今遺篋無一存也偶於其所臨帖後得一絕云芸窗塵尾拂烏皮玉版雙鉤瞻獻之臨到一番神肖處不禁心賞古人奇後書丁卯春日偶題是其幼作也集成不及補入姑存於此書至此曷禁潸潸下淚

沈智瑤字少君內人季妹也娟秀妍麗好工詩詞鸚吹五君詠珠暉映月

流玉彩迎花度可以想見風格矣有詩刻彤奩續些畫眉人貌陋而性更悍劣素不學日以賭為業無立錐矣少君怨甚忽于今四月中自沉于水而死時年三十餘耳傷哉余作二小詞弔之忽忽聞變意未盡也俗婦蘭支其內姪女也有詞哭之調寄水龍吟云水晶深處瓊樓湘風半捲鮫綃軟桂旗翠陌平沙碧草瑤天烟煖寶柱哀絃曲終人杳晚江清淺奈芳菲極目雲霞未賞都倩靈妃遊伴寂寞楚山高遠夜半猿聲淚痕滿鏡消菱月釵沉蘭霧霎時分散恨逐波香愁隨浪影一天幽懣歎銷魂正是白蘋黃葉暮鴻淒斷

杭州金進士道隱名堡有感憤詩十絕句余記其一云舊君冤血已曾乾逐

賊先聲借可汗不出淮南一寸土大家且做自家官信史詩也嗚呼昔宋之不及亦可以流涕痛哭矣

顧漢石令錢塘留余俟有所獲而歸余因撰著當得幾數遇風火鼎卦爻



俱不動余曰鼎三也亦有五鼎九鼎從多則九耳果得九十金除去居間及家人輩十金共八十數則離三異五爲八也卦名卦位無所不驗亦奇矣哉

九月往徑山昔年六月中來新篁翠遠今則紅葉如口一望流霞綴錦秋光蕭颯中有此豔致禾黍郊原皆以旱甚枯萎殊可歎也

重九日作乞菊文竟無菊可乞望日爲徑山之行至十月望始歸僅於雙徑蘭若中見數枝耳

吳郡張綏子

名奕

孝廉異度先生之子顧漢石內弟也余九月十九日至杭

綏子亦于是日至夜同飲錢塘署中余居停沈君牧面湖一小樓而綏子獨居一湖船上牙檣錦纜畫舫之最做麗者也適傳有選綵女之說嫁娶紛然舟人一女年破瓜矣甚美懼爲所選取也願獻之綏子于是綏子攜十六歲之美姝還吳

宏光元年乙酉二月至杭泊舟陡門宿岸上人言禾郡繡女紛紛一線鋪楊氏女甚美年十六已升輿將往壻家婚矣爲內璫脅取之去

令君林公名峒字小眉閩人年少風致逸如也能詩於維揚娶二妾俱美色亦工詩余以午夢堂集遺之以爲生平未見此異書謝余牘有云涑園英社卽開留相之基鄴架書仙還建立儲之策

江上狼煙四起告急潰兵沿途蔽野而下吳眉之迪之率其婦女僑居湖濱民舍而余家中黛鬟紈翠填壺內矣

五月望夜月明如晝幽光照窗上獨臥生涼忽夢中作詩云蝴蝶未能追舊夢蜻蜒轉又點新愁未能續成爲恨

洪定遠

名祖烈武進士都督時居蘆州

言登萊有忠義十萬不肯從賊賊退又不肯從清

遣四人間關千里至南都求朝廷虛名劄符數紙卽可借國家職銜自相統攝以振義旅而奸臣馬士英索賄萬金四人大慟而去今亦聞起圖恢

復之舉矣

宋玉叔言邱六區

名志統癸丑進士山左人

任山右方伯備兵寧武家屬隨在一僮殊

美邱公嬖者也日尪瘦甚屢詰之始云夜有少姝年十五六豔麗無比自云名胡芳玉與爲伉儷侍女數人亦皆美姿來則所居之室迥非平日矣帷幕几席光彩燦爛酒肴杯罌之類悉皆山珍海錯犀玉金寶非人世所有邱公命僮今來必詢其氏族里居詢之則云我實狐也居寧武關城樓上耳邱公遂發兵以燧焚樓樓崩而狐走俱爲人形不翅數十咆哮入署中大肆詬厲云我本不害汝僮汝何必殄我族於是挾僮以去杳無跡矣一日邱公大閱關外有一人騎馬自稱胡廷貴五騎隨焉共六人投材官之幕邱公校之精練出羣而語言應對如響邱公大悅拔之疎迷中爲左右親兵凡事與諮商之時邱公思晉秩開府將賚白金三千兩入賄當路恐道梗不可行也謀於廷貴廷貴云若某去卽三萬亦無妨耳邱公喜甚

命二家人同彼六騎執橐而抵都門賃居停後六人遂不見詰旦卽有緹騎至門云邱志統以重賂夤緣有人首發在衛卽擒二僕并三千金去訊治有驗下寧武逮邱公獄成以大辟論時先帝初也在犴狴逾年邱公方臥未起曉光照窗上忽聞窗外有人以手拍窗云今日廷貴憤得洩矣邱公驚寤方歎爲不祥而駕帖下邱公典刑

蜃市在登州郡城正東兩山之間海面有二百里惟春天有之非東南風不市風過大亦不市輕飈淡蕩則蜃氣上浮皆石青碧色城郭樓臺山巒草木或靚妝之女衽服臨窗或介冑之士執戈走馬變怪恍惚頃刻萬狀眞異觀也夏月亦時有秋冬卽不可見矣蘇文忠公於十月至登拜禱而見則固以道氣爲中孚之格云亦玉叔言  
余病中因思乙亥年泐公會言流賊必不渡江蘇州兵火十年之後必不能免今乙酉正十一年也

中秋後有人自郡中來云方基山塘弔橋南濠以至楓橋廬舍燬燼閭門至皋橋竟日或有一人行動亦薙髮者耳澹野如荒原曠野巷無居人至無錫一路古道寒塘行舟絕跡淒黯之象所不忍言者也

吳迪之云項虞仲避難來言嘉興破後家中失去二物深為可惜一王右軍真跡手卷一襄毅公玉帶夫王跡果真自不下三千金而襄毅公玉帶故自以人重也虞仲迪之妹夫

八月廿一日冒雨同諸子仲日及吳眉之迪之至寶筏菴時已昏矣適張受先名采戊辰進士太倉人亦棄家遯迹至此相對淒然不勝今昔之感次日雨中即別去余輩又留一日亦歸

張受先云敵薄嘉定侯豫瞻名嗣會乙丑進士左通政率兵民守捍甚堅敵百計攻之力詘城陷豫瞻赴水死子幾道名立雲俱名立相繼赴水禦難之臣此為最烈矣第三子智含名立幸雍瞻名岐先挈之出得存其祀以後載甲

行日注

華琪芳厚雅余煌 侯嗣曾 凌義渠 高倬俱節衛景瑗死大袁繼咸奸忤

死賀鼎勤勞趙元抃詔獄萬元吉從師張盛美 李模俱起王象雲守大功

陸澄原首攻熊元直諫姜思睿文郭紹儀立鄭有立隱路振飛

王績燦 ○○○○ 王瑞梅 薛文江俱能黃景昉 ○○○

○陳○○○學文李覺斯州功張任學循節兼郭維經良王喬棟以王○

教就

同治十一年壬申十月下浣錦棻手錄

天寥年譜別記附錄

蘇州府志文苑傳

葉紹袁字仲韶。吳江人。父重第。進士。仕至貴州僉事。紹袁少有藻思。工詩賦。天啓五年。舉進士。選南京武學教授。遷國子助教。虞衡主事。念母在家。又。不耐吏職。遂乞終養。歸居汾湖之濱。與妻沈宜修。菽水邀親。歡宜修字宛君。副使琬女。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倡和。以自娛。無何。母及妻女相繼歿。幽憂憔悴。杜門蕭然。如枯槁。乙酉。後棄家入餘杭之徑山。薙髮為僧。號粟菴。輯一時死節諸臣為書。未就。感愴成疾。卒。其詩詞韶秀。忠君愛國。閒出香奩。有韓偓之遺風焉。幼子燮。別有傳。

松陵文獻葉紹袁傳

同邑潘檉章力田

葉紹袁字仲韶。父重第。萬曆十四年進士。仕至貴州僉事。韶袁少有藻思。工詩賦。天啓五年。舉進士。七年。選為南京武學教授。遷國子監助教。明年。擢虞

衡司主事。以不耐吏職。又好觸忤。中貴悒悒。不自得。久之。遂請告歸。家素饒。財及宦不達。復不能治生產。家顧益落。杜門讀罕。謁長吏。間以公事往謁。持論侃侃。小不合意。即拂衣去。長吏知其賢。亦加敬焉。妻沈宜修。字宛君。山東副使琬女。工詩。五子三女。並有文藻。一門之中。更相唱和。以此自娛。遂不復出。乙酉後。棄家入山。混跡緇流。感憤時事。發為詩歌。有三閭五柳之遺風。自號粟菴。蓋言未免食粟。以志愧也。嘗輯一時死節諸臣為書。未就而卒。長子世倅。字雲期。能守遺訓。絕意進取。然卒與諸弟並窮困而死。聞者傷之。列朝詩集曰。仲韶少而韶令。有衛洗馬潘散騎之目。宛君十六來歸。璫枝玉樹。交相映帶。吳中人艷稱之。生三女。長曰紈紈。次曰蕙綢。幼曰小鸞。蘭心蕙質。皆天人也。仲韶偃蹇仕宦。跌宕文史。宛君與三女相與題花咏草。鏤月裁雲。中庭之咏。不遜謝家嬌女之篇。有逾左氏。於是諸姑伯姊。後先娣姒。靡不屏刀尺而事篇章。棄組紆而工子墨。松陵之上。汾湖之濱。閨房之秀。代興彤管之

貽交作矣。小鸞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未幾紈紈以哭妹來歸。亦死。宛君情傷。心死。幽憂憔悴。又三載而卒。仲韶於是集宛君之詩曰。鸞吹紈紈之詩曰。愁言小鸞之詩曰。返生香。及哀挽傷悼之什。都為一集。而蕙綢鴛鴦夢雜劇。傷姊妹而作者。亦附見焉。總曰。午夢堂十集。盛行於世。

山中早行訪葉天寥先生不遇悵然有懷 據愚庵小集 同邑 朱鶴齡 愚庵

崖空木落風修修。宿雲群起巖際流。寒榛野雀呼不休。樵徑無人草露稠。行盡崗頭業桂幽。莎亭棐几橫高秋。美人不在空夷猶。颯沓空庭響長楸。雜花嫣然明廢丘。茲來誰與銷離憂。百年心事同沙鷗。五湖浩蕩何所投。恨不從公汗漫游。青鞵賣葯南山頭。他日相期杜若洲。浩歌一曲煙花愁。

歌泣集 同邑 陳去病 佩忍

吾鄉葉虞部天寥先生名紹袁。當國破後。即棄家削髮為僧。改號木拂。初行入浙。旋返吳。隱居西山。所著有甲行日注八卷。皆記其出亡後流離之況。間

載詩歌讀之頗足以起哀感而發悲憤爰錄其尤者如下

吳巨手贈天寥詩云閏六月城陷生民塗肝腦我泣類婦人長夜直徹曉戴星犇武唐結友欲共討何期彼貞臣原注陳幾亭絕藥餌先老驚逝爰一吟自此

腸便橋歲寒誰同心嚙雪空自飽今觀賢聖僧不覺心傾倒冠裳變胡服斯文盡已掃父子及昆弟如公家直少削髮皈空王除煩不除惱破寂無懽吟

投誠有怒禱先世忝同籍約契苦不早我行凌溟澥原注將泛海入閩望此善自保英主方恢疆佛前豈終老案英主指思文皇帝聿鍵也時方正位于福州行在改乙酉七月以後為隆武元年故巨手將趨詣焉

又吳叔向詩云皇天鞏明德降罰奚嫌頻暫丁百六厄夏地蒙胡塵奔輦顛堂陛延敲紛都闈沐猴乃冠帶拜伏上美新痛哭在布衣恤隕匪效顰上希

首陽潔誠恐汚大倫荼毒咸弗忍無辜籲蒼冥劍南啓聖主案劍南今廣東地聖主即隆武也稱閩為真乃武乃神星雲呈景慶數效游鳳麟義旅盡同德致討問水濱

劍南蓋誤

余愧棄繻略自分長賤貧乘桴投闕下案叔向時亦將入閩故云願將忠義陳翔躍有虛

志途窮豈識津邂逅遇大賢幸荷先藉親髡首良非願寧同遜國臣殷勤為投引鼎呂假羽鱗臨別時伸曲曰寄思美人知己銜奚報鞠躬以致身案叔

向名統持為巨手從弟巨手工文章為知名士以起義破家

又載沈古叔贈什云宰官乃現比邱身豈使甘心遂隱淪佛子未嘗無所猛英雄始信有其人喜持木穗多成算屢向蒲團是臥薪寄跡空門知逆境好留慧劍斬腥塵

又王其翼贈七古一首用柏梁體所作尤極激昂慷慨之致其詩云先生道妙才能剛孤標鶴立神激揚讀書倜儻動有坊君父大節恒不忘辭官澹泊

甘農桑頗示已意娛文章前年燕山泣龍藏洒血萬斛流湯湯攀髯莫逮徒迴觴淚落成珠珠走香胡為又遭此不祥斯文掃地倒冠裳滿朝食祿多覆

狂男兒憤氣激怒張慨然削髮皈空王時不利兮聊潛藏憂從中來心內傷

箋詩注易佛前忙引領美人遙一方不須復起乃爲郎中興名佐先生相招手安泌與頡頏膝下才俱堪廟廊翱翔執戟天子傍小子有懷頗慨慷自傷卑賤無輝光出門長嘯野荒荒中原一望天地黃

天寥生平著述甚富然傳者絕尠今於日注見有斷章二句云自起帳中書露布將軍椽筆劍花霜蓋夜夢沈君晦功成貽贈之作也君晦名自炳爲天寥妻弟昆季十餘人俱倜儻負奇氣當崇禎之末四方多故君晦兄自徵字君庸卽毀家於太湖中造快船五百艘不及起事而歿會北人南下君晦因之以佐孫吳軍大破滿洲兵於長白蕩殺口人無算嗣以疏懈爲北人所襲與弟自嗣俱不屈死哀哉此詩之作去君晦歿時蓋已逾年而天寥先生耿耿恢復之念歷久難昧竟至形諸寤寐一洩悲憤烏呼孤臣心事亦可傷已天寥又有七絕一章蓋深痛當時邑人之媚外者而作也並急錄之如下詩云買宴春宵列錦屏緡錢二十萬餘增降奴此夜千珍錯若個簞膠上孝陵

案原刻作簞膠上孝聞者蓋誤其自記云姪孫學山來言吾邑宴虜令之盛籩豆肴核費至三十餘金倍席賚從伶人樂伎華燈旨醴俱不在內也不知虞棕食疏中所載何物耗金錢乃爾國破民瘼之日爲此濫觴貢媚膈膈捐儉約之風猶小喪名義之防實大余豈敢歌相鼠之章以傷友道不能不爲君悲國恫耳雖有良朋蒸也無戎我其誦此愧矣案學山名舒胤觀其所言知往昔人心風俗之壞不堪言喻故雖有長輿伯沈中書孫孝廉輩之忠貞毅烈而卒無補救烏呼其玷污吾亦甚矣

天寥家本殷裕居有池亭竹石之勝又閨門之內悉工詞翰下迨臧獲莫不俊雅故當無事之日左對孺人右弄稚子此倡彼和備極風流今世所稱午夢堂集者卽其夫人沈宛君與其三女之所作也厥後瓊章僊去昭齊宛君相繼淪謝而中原陸沈蹢跡交錯國亡家破披緇入山身世之悲殆無倫已然天性閒雅雖經離亂猶託歌詞以寄悲憤丙戌十一月二十四日爲先生

五十八歲生辰賦詩言志一時和者甚衆兒女甥壻繼賡疊韻各鬥其捷詞雖煩復然大要以傷時感世爲宗如嚴甥仲日云老臣異地悲添臘聖主同時歎鼓鼙子世倅云如水臣門空看劍普天義旅正喧鼙伺云佛號降魔思寶杵軍名破虜望金鼙倅云似持禿節猶淹北唱得麻鞋欲赴西拭目會看新露布舒眉思靖舊霜鼙女小紈云幽壑風霜愁歲月中原烽火暮征鼙妻姪沈憲英云胡笳萬里悲狐成烽火連秋隔雁書俱精粹可誦

先生又有季女曰小繁字千瓔人多不知蓋最晚起之秀也今亦得其二律頗極芳香悱惻之致因全錄於此詩云金閨門內徧戎廬兩地相悲隔雁墟楓葉隨秋思笠水蘿梢驚夢淚湘裾移來旃幕成遼月寶盡荆釵剩漢書零雨瀟瀟山際響館娃宮閉佩聲虛其久違膝下護中迷極目吳原若處栖護影階空堂憶北萸香吟老望頻西翠箏無計消羌策紅線偏將繫毳鼙□□□鴉江水迴棒觴不得酒親提其烏呼以一弱女子而具排外思想可以愧

彼鬚眉之無志節者矣

小繁之壻爲王石書名復烈亦有作頗悲壯茲錄其一如下戍譙笳動暮鴉迷壯士蕭條傍露栖倚鳳辨文征薊北看槐凝劍落淮西中郎別淚縈羌管平子新愁咽塞鼙兵火於今休更問樓蘭事向酒樽提一夫一婦彼抱幽夏之懷此存恢復之志可謂佳偶良匹矣

吾邑當有明中葉詞曲之盛甲於吳郡而沈氏實爲首倡烏衣子弟莫不雅擅倚聲工於度曲若君庸先生尤負名一時其群從治佐名永隆亦長此技乙酉秋天寥父子既出亡治佐乃爲祝髮之詞度成雅曲至今讀之猶覺發人猛醒也

（步步嬌）撲面胡塵秋風颺愁髮三千丈難支幾夜霜夢整纓冠拜手皇上淚血染楓江數丹心一縷青絲放

（江兒令）離恨隨天老思君落日長寧憐綠鬢看無恙酒不漉葛巾陶元亮



冠不戴故里文丞相不是他。儒心釋像撐個東土綱常倒藉那西方和尚。  
（僥僥令）蓮花香世界。貝葉古文章。跳出個鬼嘯神號。瀾天網且自築靈臺。  
雲水鄉。

（園林好）鐵錚錚頭顱那廂骨碌碌衣冠這廂試看取。推三瞞兩自弔膽與  
懸腸更頓首日誠惶。

（尾聲）一朝百萬鬚眉葬。舉世裡那堪喝棒任他雪滿毘盧月滿床。

五石脂擇錄

同邑陳去病佩忍

君晦有女曰憲英。字蘭支。適葉天寥先生之子世俗。頗工填詞。胥江競渡。賞  
賦水龍吟一闋。云薰風池館新篁。片紅飛盡。驚梅雨。紈扇初裁。羅衣乍試。又  
逢重午。萬戶千門。游人爭出。俱懸艾虎。看碧蒲。縈恨朱榴。沾醉似續。離騷舊  
譜。惆悵韶華易換。最關心。畫船蕭鼓。當年沈水。今朝寒食。依然荆楚。抉目  
城邊。捧心臺畔。恨垂千古。霎時間。惟見清江一曲。綠簑漁父。語雖弔屈。意實

痛悼先公而用筆特婉曲多致

沈葉二氏俱係松陵望族而互為姻婭事尤絕類朱陳天寥初娶宛君夫人  
名宜修即君晦女兒雅擅詞藻所生子女十五人並有夙慧而三女小鸞字  
瓊章尤明豔若僊一時閨門之內父兄妻子女姊妹莫不握槩鉛而怡風  
月棄鍼管而事吟哦新婦于歸習于家法亦皆斐然有作敏妙可觀故午夢  
堂集十二種流播幾徧海內瓊章垂嫁而歿當日以為僊去其次女小紈字  
蕙綢嫁沈永楨亦工詩詞嘗作鴛鴦夢雜劇以悲悼其妹有女素嘉名樹榮  
適天寥長孫學山才慧如其母所作水龍吟詞淒然國破家亡之慨詞云誰  
知到處徘徊謝庭風景都非舊畫堂塵掩蓬生三徑門垂疏柳白晝初長清  
風自至流年空又看多情燕子飛來還去直個不堪回首 昔日嬌隨阿母  
學拈鍼臨窗挑繡斜陽樓外熨殘銅斗線紋舒皺蠶欲三眠鶯還百轉落花  
時候問重來應否銷魂試聽江城笳奏蓋兵燹之餘人事非故不特君子盡

焉傷之。雖女子亦何獨不然。

先是吾邑先輩因不屑薙髮而遜入緇流者甚衆。今略舉之一爲葉天寥。紹  
乙酉八月見吳日生沈君晦二師悉潰。遂盡率其子披薙入浙。號曰桐華  
流衲。又號木拂。甲行日注所謂回我讓皇帝君臣家法者是也。一爲戴耘。楚  
笠國變後欲從彭咸之所居而不獲。亦入浙山中爲僧。久之始還。老于朱家  
浜。一爲包警。幾捷初從長興伯謀起義。後知事不成。乃遜蹟於穹窿山。號曰  
磴庵。灌疏自給。始聞孫君昌之變。乃趨金陵。哭之於內橋。既聞草橋門之變。  
草橋門在杭州復趨杭州。取其尸枕之股而哭甚哀。天下義之一爲趙煥之。  
爲長興殉節處庚隆武朝官吏部文選司主事。後亦爲僧居天台。號大庾和尚。嘗以鐵如意  
寄家以示不歸之意。旋由浙赴靈巖。過穆和溪。遇風覆舟而死。一爲吳茂申。  
有涯。少與張異度齊名稱。吳江二真。孝廉嗣知平陽縣。南都破。乃走入閩道。  
中作詩有四山風雨一孤臣之句。淒涼悲壯。聞者爲之墮淚。隆武帝特授廣

西道御史。巡按浙東方赴任而全浙陷。乃入鄧尉山爲僧。以終。

楊維斗先生之罹禍也。以門人戴務公故。予既畧述之矣。然又有薛案者。時

與同隱鄧尉山。因併被獲。或曰僧也。免之。遂歸常州。事見亭林詩集。寄薛開

封案原注。按案字諧孟武進人。嘗知開封府。晚爲僧。號米堆和尚。居玄墓真

如塢之香雪庵。據竹垞明詩綜甲行自以去冠故去。去髮故去。因改姓

名爲米堆山。與葉天寥極相善。贈詩甚夥。又嘗爲天寥作像贊云。或驚退之

雲衲。或疑子瞻雪髯風骨。何慙二老。嗟逢天寶建炎。語頗冷峭。

時謠傳。口於山中。索九人焉。卽維斗諧孟天寥。及姚文初。陸履常。顧端木。吳

茂申。包朗威。驚幾弟兄是也。於是諸人皆紛紛散。既而端木兩子。大鴻。仲熊

先以匿臥子故。被獲同死。雲間至秋。而端木亦殉節金陵。其弟咸建。咸受。故

先殉國。及是而三人又以藏亡通海。並命而死。惜哉。端木本文康公冢孫。公

葬鄧尉。故端木父子常托跡其間。而咸建與天寥又屬姻亞。錢江之難。其眷

屬走依天寥故數人殊密

端木又與亭林交莫逆其禍作時曾詣商行止久之不決亭林復勸之行終有所濡滯遂被囚繫亭林哭以詩所謂驚弦鳥不飛困網魚難逝也又云父子兄弟間五人死相繼嗚呼三吳中巍然一門第皆寔錄也端木名咸正字觚庵亦工詩在秦中日紀國變寫幽憤所作甚富惜世未之見今錄其和天寥初度詩四首詩云茫茫天地任蘧廬喬木森森映古城閉戶不聞長者轍焚香獨攬化人裾行藏夙世金門隱哀樂中年午夢書牘有壯心降不盡悲歌明月動窻虛其一世路於今七聖迷不關福性且幽棲杖挑風雪皋亭外幘捲煙波震澤西觀象五雲晨演易談兵八陣夜謹繫慚余孤負梅花約紫陌青樽只自提其二空山高臥即吾廬暗有龍光在斗墟薊北已殘周禮樂江南誰憶晉簪裾家餘涕淚陳情表坐待圍棋破敵書海上稍聞消息近試拈詩筆欲凌虛其三三朝朋舊事多迷流落孤臣好共棲物色夷吾江左右謳歌建

武漢東西閑成春草池邊句度入寒風塞上聲翹首日南新詔下公徒十萬待親提四其按海上日南云則公方有事於秘密舉動可知已

端木長子天達即大鴻詩筆亦雋上其和天寥初度詩云瞻烏莫歎路長迷今日東山且暫棲酒國巧當竺國裡書城應在化城西喜推赤伏尊圖錄怒檄黃龍贊鼓鼙會見詔求工部集新詩開卷記招提原二頌歎之中仍復纏緜家國所謂語無泛設非耶與弟天遴並挺奇節當雲間被害時兄弟爭死辨海上諸札皆出其手與父無與也口亦驚相詫歎憮然戮之烏呼可謂孝友亦可稱忠烈矣

俞無殊為羨長先生之子名南史本吾邑人其父以陽羨山水之勝遂遷居之後以國變隱居鄧尉山與葉天寥相倡和嘗和初度詩其次章云花源一望白雲迷携得家人此共棲采掇每依芳欄北嘯歌長倚竹林西有時登陟親樵牧未得昇平怨鼓鼙嶺外無從問消息月明夜夜近招提句亦可誦

葉氏自尙寶紳起家詞科至天寥先生風流文望咸推弁冕而國變後舉家以桑門全節尤屬奇行厥後橫山以詩學提倡東南其弟子歸愚翁遂承其衣鉢大闡宗風而元禮秀才以衛玠丰神擲河陽果餌流虹橋一事詞林丈人傳爲佳話不可謂非午夢堂中遺韻也而同里葉氏古還先生以一諸生獨矢不薙髮之誓爲爵羅所得毅然授首迄今讀其絕命詞猶凜凜有生氣焉

二葉皆來自洞庭山

丙午冬吳江陸鷗安以予有國粹叢書之刊寄予以其邑故明遺民葉氏天寥所著自撰年譜年譜別記湖隱外史甲行日注四種屬爲刊行四種皆天寥後人錦棻所手錄字極端秀考天寥先生著述甚富嘗手集其妻宛君女紈紈小鸞之詩及雜劇與夫哀挽傷悼之什刊爲午夢堂集十種以行世而甲行日注亦列入荆駝逸史中固已家有其書矣惟先生自撰年譜年譜別記及湖隱外史三書未經刊印遺稿輾轉流傳幾將磨滅至今而始顯豈不可寶哉年譜中先生以憔悴幽傷之思自述其瑣尾流離之况所載園亭花木文酒倡和門庭瑣故皆不勝盛衰興廢之感亡國詩人傷心麥秀蓋莫不有深意存乎其間至其觸境厲愁移情仙佛渺茫之事則固有託而逃讀者略跡而原心可也予友吳江陳子巢

南爲先生邑人好蒐羅明季遺聞其所撰歌泣集五石脂多有探  
摭先生遺軼事者擇錄于後合之府志傳潘力田傳朱愚庵詩爲  
附錄一卷并摹先生像于卷首而湖隱外史將以次續刊焉丁未  
十月順德鄧 實識于國學保存會之藏書樓

光緒丁未九月十五月初版

原 著 者 吳 江 葉 紹 袁

印 行 者 國 學 保 存 會

發 行 所 上海四馬路東惠福里  
國粹學報館

國粹叢書第二集  
葉天寥自撰年譜  
年譜別記

定價洋肆角伍分

